



春秋諸傳會通卷第二十二

廬陵進士李季廉輯

宣王十一年

元年春王

定公

名宋諡法安民大慮

定

定公襄公之子昭公之弟昭公薨李氏立之

即位後也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昭公薨於未可知在承子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可知也

穀梁 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始無正始不言之終非正終在外也元年必書正月謹始也定何以無正月昭公薨于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魯於是曠年無君春秋欲謹之而不可也季氏廢大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宋者昭公之弟其主社稷先君所命而專受之於意知者也故不書正月見魯國無君定公無正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之有罪焉爾

定公 名宋諡法安民大慮 定公襄公之子昭公之弟昭公薨李氏立之 昭公薨於未可知在承子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可知也

定公 名宋諡法安民大慮 定公襄公之子昭公之弟昭公薨李氏立之 昭公薨於未可知在承子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可知也

九百九十一

春秋會通卷二十二

通志堂

則非本旨矣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定

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

周魏子滋政屬役於韓簡子而田於大陸還卒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裁宋仲幾子受功曰滕薛即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相與仲臣解以為夏車

正矣仲幾還于邳仲幾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為若役亦其職也王官何故以役諸

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宋徵於宋罪何不襄城也其言于京師何

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 **定** 伯計也伯計則其稱人何取易為取不與大夫專執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 **穀梁** 此其大夫其曰人何也微

與文曷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 **定** 伯計也伯計則其稱人何取易為取不與大夫專執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 **穀梁** 此其大夫其曰人何也微

人於尊者之所不與大夫之伯計也 **定** 晉執人於 **朝氏** 幾不受功則有罪矣書晉人執仲幾于京師則貶詞也以王事討有罪何貶乎秦周

官司執掌凡囚執人之事屬於司寇凡諸侯之獄認定以刑典凡卿大夫之獄訟斷以邦法則大司寇之職也不告諸司寇而執人於天子之側故雖以王事討有罪猶貶凡此類皆篡弒之萌履霜之漸執而書其地謹之也每

諱於初而禍亂熄矣

此條以事言之則以王事討有罪以義言之則大夫專執人於王側而不歸之王吏故春秋亦不與以伯討穀梁胡氏是矣公羊以為大夫不得專執則是以于京師為伯討則非左氏序仲幾不受功之事則實以為執以歸晉復歸諸京師則恐非事實矣楊士勳曰不書所歸唯舉其地者此

晉自治之效是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夏成 孫叔

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子家子不見叔孫叔孫請見子家子辭叔孫使告之曰公行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孫子宋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則君親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也壞墮公子宋先入從公百皆自壞墮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公羊

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子沈子曰定君乎國然後即位即位不日此何以

穀梁

殯然後即位也定無正見無以正也踰年不言即位是日錄乎內也

春秋會通卷二十二

通志堂 五生堂

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為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即位屬也於厲之中又有義焉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諸臣乎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魯吾臣也使入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可以其下成康為未久也君至尊也使大夫之殯而往乎猶不

朝臣

昭公之薨已越葬期猶未得返

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厲危也至六月癸亥然後喪至而定之即位乃在是月之戊辰蓋遲速進退為意如所制不得專也周書麟命者之成王之崩在四月己丑宰臣大夫保即於是日命仲桓南宮毛伯愛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王世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室憂為天下主不待崇朝而後定也今昭公喪至在葬期之後公子宋自壞墮先入殯未得立是知為意如所制不得以時定非謂正棺乎兩楹之間故定入即位不可不察也夫即位大事也宗嗣先定則變故不生蓋代君尊國之主其祭宜戚宜懼一失機會或萌窺伺之心至於生變則為不孝矣古人所以貴於早定國家之本也今昭公之薨定公之即位春秋詳書于策非為後法乃見諸

行事為永鑑耳

公叔所謂定君乎國然後即位者謂諸侯五日而殯今以君始死

之禮治之故須殯而後即位也然季氏親逐其君暴露七月而後反國聽適而立不正至於喪歸君立乃欲辨區區之禮文而行之尚何禮之足言哉胡氏之說得其大情但所引康王延入翼室之事則此

乃極前之定位而告
廟臨羣臣之即位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哀

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紫
駕鷩曰生不能事死又難之以
自旌也縱子恐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紫駕鷩曰吾欲為君諡使
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葬昭公
于墓道南孔子之為
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昭昭公書葬罪魯
不以季氏為逆也

九月大雩

穀

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
雩之為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雩
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
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為早求者也大者請也古
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為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
為人也是以重之為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遇乎陰陽
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請者非可詭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
是以
重焉

雩大雩義詳
見桓五年

六百五十一

春秋會通卷二十二

三

立煬宮

左氏

昭公出故季平子禱
于煬宮九月立煬宮

公羊

立者不宜立也
立煬宮非禮也

胡氏

煬宮
伯禽

之子其曰立者不宜立也喪事即遠
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

冬十月隕霜殺菽

左氏

何以書記異也此災菽也曷為以異書記
大乎災也

重災君子所以貴教化而賤刑罰也周十月夏八月微霜用事未可異殺
菽者少類為祿強季氏象也見時定公喜於得位而不念父黜逐之恥反
為淫祀立煬宮故天
示以當早誅季氏
胡氏 穀梁子曰菽舉重也未可以殺而殺舉重
可殺而不殺舉輕其象則刑罰不中之應

案此條穀梁得之疏曰傳嫌獨殺菽不害餘物故以輕重別之菽易
長而難殺故以殺之為重重者殺則輕者死矣輕而不死者菽不殺
居然可知蘇氏曰於其不殺而言菽言其廣也於其殺而言菽言其
害也其說亦近之若何氏以為殺菽而不及他物恐非又且以為
五穀第三以比
季氏其說亦鑿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哀

注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天火曰災
天子應門是魯之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也周禮大宰正月之吉縣治雉門
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鄭曰象魏闕也劉熙釋名云闕在門兩傍中央
闕然為道也此釋官云觀謂之闕然則兩觀與象魏闕一物而三名也觀

通志堂
劉良公
煬宮

與雉門俱災則兩觀
在雉門之兩傍矣
之者
故災

案此條公穀惑於桓宮僭宮災不言及之說遂以為此時兩觀先災
春秋不以微及大不以卑及尊故先言雉門尊之也此說非大槩桓
宮僭宮二廟分明故不必言及此若何言及則
嫌於雉門之兩觀獨災耳文法合如此不何疑

秋楚人伐吳

案

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伐我桐
為我使之無忌秋楚薳罷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

千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
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案囊瓦稱人見誘以敗軍昭也
楚伐吳終於人之則楚力竭矣於是吳有吳入取自昭三十二年書吳伐越
終於越再入吳於是吳亡楚介在南荊蠻夷相攻不可殫錄故刪取其要如
此以為代國之戒上書禁伐僅能一克于朱方他役皆敗無功書伐
而不書敗者猶其陵暴首兵之咎將微之於此而後至於禍敗失國

案經書楚伐
吳七止此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案

其言新作之何脩大也脩舊不
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

公室也案天災之當減損如諸侯制而復脩大懼天子之禮故言新作乎
所增益曰作不務公室亦可施于久不脩微也言亦可以見魯人簡忽
春秋會通卷二十二
通志堂

五月有災十
月乃作之義

案

言新有舊也作為
胡氏

書新作者識僭王制之
不能革也雉門象魏之

門其外為庫門而庫門之外其內為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是
天子之五門也傳公嘗脩泮宮復闕宮非不用民力也而春秋不書新作
南門則獨書者南非一門也必有不當為者子家駒以設兩觀為僭天子
是非諸侯之制明矣夫撥亂反正者必本諸身身正者必正春秋於諸侯
必書者必正之意也使定公遇災而懼革其僭禮三家陪臣雖欲僭諸君
執國命其敢乎習舊而不知以為非何以禁季氏之脅其主矣故特書新
作以識之也

案經書新作南門胡氏曰言新有故也言作創始也新作雉門及兩
觀胡氏曰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彼以本有而改作之其高大過常
故曰創始此以既災而復為之其制度無損故曰不能革謝氏曰延
殿因舊而葺之故曰新南門雉門兩觀則去舊而為之故曰新作其
門者五門之外別有一門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案

外不見答於晉故

危而案程氏曰季孫意如上不請命於天子下不告於方伯而立晉故
月之案故晉怒而公往朝焉晉解公而復故明年因會而請盟于臯鼫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案

邾莊公與夷射始飲酒私出闈乞內為
奪之杖以敲之邾子在門臺臨延闈以

瓶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聞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燻于鑪炭爛遂卒莊公卜急而好素故及是

夏四月○秋葬邾莊公○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

拔即侯盟于邾脩邾好也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杜癸巳正月七日○三月公會

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

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

陵侵楚左氏蔡昭侯為兩佩與兩乘以如楚獻一佩一乘於昭王于常

弗與亦三年止之唐入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蔡人聞之固請而獻

佩于子常蔡侯歸及漢執王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

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春劉文公允諸侯于召

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劉文公允諸侯于召

陵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疔方起中山不服棄盟怨怒無損於

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求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為解

蔡侯於召陵先行左氏案傳書伐而經書侵者楚為無道馮陵諸夏

會禮入楚竟故書侵左氏為一表一馬拘唐蔡二君三年而後遣裝侯既

五春秋會通卷二十二歸請師於晉晉人請命于周大合諸侯天子之元老在焉若能暴明其罪

恭行天討庶幾戡王者之師齊桓晉文之功彌矣有荀寅者求貨弗得遂

辭蔡人晉由是失諸侯無陳氏晉之口諸侯至平丘而止是役劉子為之

功而還書曰侵楚陋之也陳氏也劉子定內難復辟于周而楚納子朝於

是合十有八國之師伐楚雖五伯未有盛於此時者也以周之不競而能合諸侯盛於五伯俄而劉子卒君子蓋深悲之也張氏書

八國之衆見其勢之足以有為也而終之以侵楚深張氏以罪其志卑而義不勝終於無能為而晉自此微矣

左氏二召陵書法詳見僖四年三地會書法詳見桓十五年此條陳氏

說亦佳然直以為為子朝則夫子當有美辭又明年王人殺子朝于

楚不可謂之無功不應書侵故胡氏左氏程子而上以能請命為幸下以不能討楚為譏

公羊作公

孫歸姓左氏

使蔡伐之夏蔡滅沈

胡氏

書滅沈罪公孫姓也書以歸罪沈

子嘉也書殺之罪蔡侯也春詞致

討而覆其邦家為敵所報不死于位皆仁矣所惡於前無以先後出乎爾

者反乎爾者也蔡侯視楚猶沈視蔡也昭公拘於郟非以圖之及弱宋以

雖不會召陵未有大罪惡也恃強殺之甚矣能無公孫劉之及昭宋以

曹伯歸蔡以沈子嘉歸皆殺之也或或書或不書其不書皆賤而略之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公作浩

臯鼬左氏

召陵會劉子諸侯

總言之也復稱公者

公羊作公

孫歸姓

使蔡伐之夏蔡滅沈

胡氏

書滅沈罪公孫姓也書以歸罪沈

子嘉也書殺之罪蔡侯也春詞致

討而覆其邦家為敵所報不死于位皆仁矣所惡於前無以先後出乎爾

者反乎爾者也蔡侯視楚猶沈視蔡也昭公拘於郟非以圖之及弱宋以

雖不會召陵未有大罪惡也恃強殺之甚矣能無公孫劉之及昭宋以

會盟異

羊

注再言公會昭公數如晉不見答卒為季氏所逐定公初

會故也

即位得與諸侯盟於喜錄之後楚復圍蔡不救不日者善諸

侯能會然俱有疾楚之心會同耳取盛故衰

與信辭

正以首止蔡丘皆不再言公也

王下不告於方伯而受

國於季孫意如故三年朝晉至河而復公會諸侯求為此盟書公及者內

為忘也召陵之會必序不序十有入國之諸侯則無以見侵楚之陋卑馳

之盟序與不序非義

所係則以凡舉可也

陳氏

有晉侯在何以書公及諸侯盟非晉主盟也

之文也非後至也而曰公及諸

侯盟則

張氏

陸氏曰重言諸侯

劉子不與盟也

程子蓋亦從公羊注意發之而微不同

矣陳氏說亦佳不書日之說何氏近之

附錄左氏

晉人假羽旄於鄭明日或辨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將會

衛子行言於靈公曰會同難言有類言莫之治也其使視

佗從乃使子魚及阜鼫將長蔡於衛衛侯使佗於長弘曰蔡其視

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

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

大旂夏后氏之橫封父之鑿窮殿民六族使帥其宗氏以法則周公分

之土田陪敦祝宗十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土

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小阜緡旒旒大呂殷民七族於畝土

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閭之上以共王職取於相土

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交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

五正命以唐詔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

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

也管蔡啓商其間王室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

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徒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在哉曹文之昭也

晉武之穆也曹為伯甸非尚年也晉文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

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曰云王若曰晉重會申衛武蔡申午鄭捷齊潘

一千〇廿

春秋會通卷二十一

六

通志堂

杞伯成卒于會

成公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

城

地闕任公輔以為華

○秋七月公至自會

張氏

不至以侵

得盟為幸危

致後事之說已見僖四年至伐楚下此條何休以為得意致會故

喜文似若近之然於書侵書及之義不通矣夫抵侵楚既淺事不足乎揚故以阜鼯爲重而致之啖予所謂夫子擇其重者而志之者是也張氏說亦發明

劉卷卒

辰

注即劉蚡也劉子奉命出盟召陵死則天王爲告同盟故不具爵

辰

注劉卷者何天子之大夫也

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我主之也疏我主之者召陵主會也王崩爲諸侯主也陳氏王子虎焉於敬王之難有劉子焉君子曰王室其庶幾乎而無救於周是故特卒之也司馬遷張氏陸氏曰畿內諸侯不同列於諸國世家多卒孔子蓋知此者也

也

審胡氏無傳義同尹氏子虎而陳氏之說亦得春秋意外之旨不可不取也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蔡

注楚爲沈故圍蔡

公羊

注囊瓦稱人者罪重異於八圍也

張氏

許氏曰不書卿帥師者見其驕暴而不自反溢而必決將敗之徵是以微之

審圍國自襄七年書楚公子負後九圍蔡書棄疾圍鮮虞書士鞅圍衛書趙鞅獨此囊瓦稱人故何氏許氏之說如此

八百一

春秋會通卷二十二

七

周志堂開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張氏

許氏曰謀楚而不能討盟蔡而不能救則惟中山是

伐書卿與師著威勝不行於強暴而行於寡弱也

審昭十二年楚滅陳蔡不能救而伐鮮虞今晉亦不能救蔡而伐鮮虞其事一也然彼則狄晉此則名士鞅孔圉何哉蘇氏曰晉雖有葉諸侯之卑而蔡未有國滅之禍故書法不同輕重之權衡也

葬劉文公

晉

注外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錄我

張氏

注趙氏曰劉文公天子畿內諸侯

列國不當與行交往之禮今會其葬非禮也

審天子二公稱公會爲三公而有士爲畿內諸侯者亦曰公皆以其地配公字言之若祭公周公州公之類是也天子卿大夫有封爲畿內諸侯者皆曰子溫子劉子單子尹子之類是也然周末畿內諸侯卒皆諡公如成肅公單平公皆然春秋因劉文公之葬特書以志其借耳生稱劉子卒稱劉卷葬稱劉文公皆聖人謹嚴之筆也而何氏注公羊乃以其稱公之故而謂劉子本外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故上繫采邑下繫本爵

其說無据不可從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

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伍

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伯州犂之孫駘為吳大夫宰以謀楚自昭王

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困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自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于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于常欲奔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

擊王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以其虜五千先擊于常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于常奔鄭史皇

以其乘廣死吳為蔡討楚從蔡討謀故書蔡侯以吳于言能左右之也囊瓦稱人貪以致敗不能死**韋**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憂中

難罪賤之奔而書名惡之也國奈何伍子胥父誅平楚括弓而去楚

以干闔廬闔廬曰士之甚勇之甚將為之興師而復讎于楚子胥曰諸侯

不為匹夫與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虜君之義復父之讎不為也於

是止蔡昭公朝于楚有美裘為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於南郢

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

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為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其時可矣於是興

師而拔蔡其舉貴者何也吳信中國而攘夷狄吳進矣何以不言拔也

救大也注貴謂子也實救蔡而不言救夷狄漸進未同於復吳何以

中國也蔡自吳進矣下序事與公羊同但河字作漢疑是稱于善

伐楚解蔡圍也制禁晉蔡橫盟土不能致其討天王不能達其命長惡不俊

復興師而圍蔡王法所當討而不救吳能自卑聽蔡侯之義以達天子之

命春秋會通卷二十二

命與師救蔡戰于柏舉大敗楚師成伯討之功善矣晉主夏盟中國所仰

若嘉穀之望雨也有請于晉自如彼其難吳國天下莫強焉非諸侯之所仰

以也有請于吳如此其易故召陵之會大合諸侯而書侵楚柏舉之戰蔡

用吳師特書曰以者深罪晉人保利棄義難於拔蔡也然則何以不言救

乎救大矣闔廬子胥卒誅皆懷謀謀士蔡人住請會遂其適非有救災

恤鄰從簡書憂中國之實也聖人道大德宏樂與人為善故因中國故吳

進而書簡焉不反貪以敗國又不能死可賤甚矣故記其出奔特貶而書人春秋之情見矣始稱于書戰書敗績

皆進吳也用兵以例三詳見桓十四年此條戰書楚人敗書師奔書名與賊

庚辰吳入郢

作入楚

左

吳從楚師敗諸羅灌五戰及郢楚子取

其妹季芊界我以出庚辰吳入郢以班

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繁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繁王入之楚子泚

濟江入于雲中盜攻之以戈擊王曰孫由于以背受之王奔鄖關辛與其

弟衷致討於楚而君又竄之問室何罪君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

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隨人辭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實存

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惠不唯一人若

通志堂

周志堂

吳何以

稱于善

吳何以

稱于善

吳何以

稱于善

吳何以

稱于善

吳何以

稱于善

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初伍負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予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由包胥如秦使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荊食上國虛始於楚實君失守社稷城在卓分馮若楚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叩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五年夏秦子蒲子虎師車五百乘以救楚大敗夫師吳師居麇二期焚之及戰于公婿之穀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夫楚子以則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

穀 日入見易楚定楚

楚者壞宗廟徒陳器

稱王之墓何以不言滅欲存楚也其欲存楚本何昭王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先君之邑父老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以眾不知吳以其死不如楚相與戰乎之夜而三敗吳人復立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

胡氏 則舉號何也

聖人誰毀誰舉救災恤隣則進而書爵非有心於與之順天命也乘約肆淫則黜而舉號非有心於貶之奉天討也伐國者固將拯民於水火之中

通志堂

二千百廿

春秋會通卷二十一

九

鳩集之耳殺其父兄係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而亂男女之配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則善小而惡大功不足以掩之矣聖人心無毀譽如鏡之無妍醜也因事物善惡而施褒貶焉不期公

陳氏 入國不言邑入楚而曰

而自公爾明此義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矣

此條狄吳之說公穀胡氏皆同獨杜氏以為史略文者非也書郭之說左氏胡氏同陳氏得之公穀作入楚者非也書日之說穀梁傳注右曰易無楚者若曰楚無人也夫以赫赫楚國而淡淡之間吳得以入其國都無人可知矣故書法與公子嬰齊伐莒一劑同穀梁精矣至於存楚之說則非也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公羊作王正月

夏歸粟于

蔡

歸粟于蔡以周亟於無資

羊 孰歸之諸侯歸之皆為

為楚所圍飢乏故魯歸之粟

可得而序故言我也

若獨足魯也言此是邇近

吳既被楚入郢解蔡圍矣然後相率而歸之粟非救災恤鄰從簡書之道也故特書魯而不序諸侯見其事之未矣

分穀之百甚精左氏得其事實而不知聖人之意也

於越入吳 吳在楚也 **羊** 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

越君子名之曰越治國有狀能與中國通者以其中國之辭言之曰越治國無狀不能與中國通者以其俗辭言之因其俗可以目言善惡故云爾

吳新憂中國士卒罷敝而 **穀梁** 注舊言說於越夷言也春秋即其所以入之殊罪重故謂之於越 **穀梁** 自稱者書之見其不能暴中國故以自通 **陳氏** 向曰越人今曰於越復從其舊號也越未有聞也昭定

遇始見經而亟稱人後三十年而入吳不復稱人矣晉楚之初春秋未以敵言之戰于邲也則楚稱子矣吳楚之初春秋未以敵言之戰于柏舉也則吳稱子矣至於吳書越春秋不書敵言之也是改越入吳書吳越春秋不書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穀梁** 注意如理昭公而日卒者明定之而書日 **胡氏** 罪與鞏同而書卒者以事之變卒也仲遠殺惡及視定公不討逐君之賊以為大夫全始終之禮也定雖受國於季氏苟有叔孫始之見不賞私勞致辭意如以明君臣之義則二綱可正公室強矣今苟

春秋會通卷二十二 **十** 通志 於利而忘其讎三綱滅公室益侵陪臣執命宜矣故意如書卒主人習其讎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且

附錄 **左氏** 是年陽虎囚季桓子公父文伯逐仲 梁陳殺公何藐盟桓子于稷門之內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左氏** 三年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 **張氏** 許氏曰晉始以土地之故與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左氏** 觀虎至是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 **張氏** 鮮虞賤各不共鮮虞也而

速公 **左氏** 敗也 **案** 此鄭拔伯之始也自隱十一年鄭入許而齊鄭之黨合天下遂無王自定六年鄭滅許而齊鄭之黨又合天下遂無晉許以大岳之裔不能屈節於鄭而甘心向楚其三國互獨至是而晉楚俱弱春秋以終則世變亦可感也夫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左氏** 周詹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 **晉** 靡負黍狐人闕外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晉靡也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

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

老矣輩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非定之擊鞞豈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為之質君幸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善德無乃不可乎大嬖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夫將多陽虎之辜以傲死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

齊魯摩等六邑皆周地



奉晉命以討鄭之黨亂人正也然陪臣方執國命使衛侯不聽公叔文子之言魯師危矣故致之

案自宣公十八年書公伐杞之後魯君無兵將者八十年至是而後一侵鄭再侵齊一圍成皆書公則三桓既微之徵也然本非公室能張實以陪臣公山不狃侯犯陽虎之專故托公以出師耳當是時晉伯已失諸侯皆難惟魯未叛故陽虎之師雖出晉今而陽虎之徒費勞於勇善於禍以逞其欲春秋皆書侵以志其無名行師而輔伯之非其道也此與成六年二侵宋同一書法不然奉伯今而討伐周之國何不書伐哉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

兼享之送賤魯故不復兩設禮明經所以不備書

案春秋書內卿並使者唯文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及此年斯何忌胡氏於公子遂之事以為變文書介副者欲以起問者見事情

九百三十一

春秋會通卷二十二

十一

通志堂

也此獨無所起乎蓋遂得臣之並使乃仲遂邪謀之所起而斯何忌之並使亦陽虎專權之所為讀者不可不察也左氏記其事曰孟孫立千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急肩於晉所以為中國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夫陽虎陪臣也而執國命二子儷焉為其所使猶為見有人乎劉氏謂春秋本其禍之所構自二子之使者是矣故特書以見焉壯氏以為晉不備禮故經不備書此未為知聖人之百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在吾其憾矣公曰唯

寡人諺子之言子必往其宰陳寅曰于立後而行見潤而行趙簡子通而飲之酒於縣上獻楊楮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楮賈祿弗可為也已然于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范獻子稱人以執非伯討也未致使而飲酒不敬二君執非無名何以非伯討也使范趙方睦皆有獻焉則弗執之矣執異國行人出於列卿私意威福之柄移矣三卿分晉而靖公廢為家人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大夫賈貨賄爭權利卒使來者見執叛者得志書此以見晉之

亂政亟行伯統所由絕也

案經書執行人六詳見襄十一年此為晉三卿內叛之始亦宋叛伯之始也

己之不
可者也

齊自襄二十五年崔杼伐我之後四十餘年兵不至魯至是再見則以晉伯之不復振也國夏兩伐晉救無功於是而及齊乎矣

冬十月

附錄 是年春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左氏 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

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于鉏中頰矜頰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傷足而先其兄會及呼曰猛也

張氏 魯陽克用專用兵軍政不立而公親行故致以危之

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

左氏 公侵齊攻廩丘之郭遂

顧而無繼偽頭陽虎曰盡容氣也

公羊 注出入月者內有強臣之讎外

犯強齊再出尤危於侵鄭也

穀梁 公如往時致月

八月廿六

春秋會通卷二十二

十三

通志堂

危致也往月致時危往也往月致月惡之也

張氏 孫氏曰公一歲而再侵齊以重其怨甚矣

穀梁公如劍已見莊二十三年而於此條尤詳然不可盡通也

曹伯露卒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

瓦公至自瓦

左氏 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

我公會晉師于瓦

逆會之

公羊 注此趙鞅之師也不言大夫者君不會大夫之

大法雖師次於君而與大夫敵至用大眾則君與大夫皆以師為重而不

敢輕也故非林之會不言趙盾而言晉師反之會言晉師而不書士鞅於

以盡征於魯以奪其民皆王法所禁也春秋之義行則不得為爾矣

不曰會士鞅曰會晉師重師也牽之戰公會晉師于上鄆不書諱之也四

卿並將而以禽鄭自師逆公三家之張成於此矣故諱之也於是齊師伐我

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勿諱可也

晉師之說胡氏於棊林全主公而此條胡又發重師之義與前說

微異蓋二義互相發明也要之春秋之旨故不以公會大夫特因此又

以見師之為重耳

穀梁 許氏曰春秋內伐二十宣已後九內侵

七宣已後六伐我二十一宣已後十七侵我五宣已後一用兵則侵

多而伐少破兵則伐多而侵少蓋魯自中世衰矣而欲與齊構怨以侵易伐其能久乎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士公 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

作趙 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

將執涉佗援衛侯之手及挽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鄭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安于鄭大夫問故公以晉話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子孫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絏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買焉曰若衛叛至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買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實焉可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豳牟報伊闕也遂伐衛周御士不書監

假王命也

張氏 許氏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懷沙之盟諸侯已貳晉不思德禮之是務而欲恃力攘服之則失霸何日之有報伊闕云者

案 陳氏兵車書遂例詳見僖四年及宣元年○**案** 晉自召陵之後苟有事於諸侯皆書侵今年士鞅侵鄭衛哀七年魏曼多侵衛十

春秋會通卷二十二 十四

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

師侵衛

案 此條與前侵鄭書侵同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從祀先公

季寤公鉅極小山不扭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

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

去三桓季孫更季氏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冬十月順祀先公而

祈焉辛卯禘于唐公從順也先公閔僖也祀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

故通言先公將作大事欲以順祀取媚順祀也從祀者何順祀也之義當退僖公懼於僖神故於僖廟行禘禮

案 結叛

晉也

賈復

胡氏

得從祀於大廟其說是始

順祀者復文公之逆祀也

本氏逐君而制其死生之命公薨乾侯不得終於正寢既薨七月又不得

以時歸葬既葬絕其非域又不得同於先君而在墓道之南至孔子為司

文公逆祀去者三

從祀者何順祀也

從祀者何順祀也

從祀者何順祀也

從祀者何順祀也

從祀者何順祀也

從祀者何順祀也

九百八

年趙鞅侵齊十三年曼多侵衛豈果潛師掠竟數

蓋義不足以服人故春秋例之以無名之師也

通志堂

文

文

祀大朝蓋欲著季氏之罪以取媚於國人然其事雖順其情則逆春秋原情制法故不書禘事與日特曰從祀先公於盜竊寶王大弓之上見事出陽虎而不可詳也其亦深切著明矣

從祀之說三傳及陸氏謝氏劉氏陳氏張氏皆以為正閔僖之位獨胡氏不取蓋陽虎之意正欲暴明季氏之罪故從祀昭公以說於國人若文公逆祀則臧文仲為政之時夏父弗忌所為而非季氏之惡也且春秋每書宮廟必舉其謚此則不書閔僖而直云先公故以為昭公無疑也○**祭**公羊注曰言祀者無已長久之辭疏不言從祭入大事者見其相嗣不已長久常然○**祭**何氏以為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謂諸侯始封之年禘祫並作一禘隨文而下其間三五參差亦有禘祫同年至今定八年亦禘祫同年故此文二年為禘年文五年為禘祫同年至今定八年亦禘祫同年故此文二年為禘年文禘者後禘亦順非獨禘也其說與先儒不合姑記于此

盜竊寶王大弓

辰

王辰虎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代都車曰祭已至成宰公斂虎父告孟孫以季氏戒都車何

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尤而能以我過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圍人之壯者三百人為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開射陽越

千五百甲

春秋會通卷二十二

十五

高志堂

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王大弓以出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虎入于謹陽關以叛盜謂虎也家臣賊名氏不見故曰盜寶王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斂殺弱公期孟氏支子

盜

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賊而錄其板曰其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圃力能殺我則叔孫氏送而食之賊而錄其板曰其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圃力能殺我則於是至乎日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御之孟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子可以不免我於死乎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越之從弟也為石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孟衢臨南投策而陰之陽城下取策臨南駢馬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然而甲起於琴如袂不成却反舍于郊皆說然息或曰弑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虎曰大獲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賊而已彼哉彼哉越駕既駕公斂處父帥師至謹然後得免自是走之晉寶者何璋判白不龜言純璋判半也半圭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魯得郊天故錫以白不龜言璋者起珪璧璋璜璋五玉盡亡之也傳獨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璋曰奉璋

我我質拊也弓大者力千斤千斤之弓其力八石三斗有餘純緣也千歲之龜青髯始于吉凶經不言龜者以先知從寶也文謂之寶者世實用之辭此皆魯始封之錫不

穀梁寶王者知圭也大王者武王之戎弓也周言取而晉竊者正名也公受賜藏之魯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非其所取

不取之謂之盜

陳氏

書曰從祀先公盜竊寶王大弓魯無人之詞也

案蘇氏曰春秋於陪臣以地叛皆不書如陽虎以郵謹龜陰叛奔齊侯犯以邠叛南蒯以費叛皆以賤不書其書竊寶王大弓者分器重於地也分器重於地者賤貨以賤命也謝氏曰寶玉象德大弓象武先公以文德武功受此弓王歷世守而傳之以爲國之寶龜國之寶鎮盜得而竊焉則人君不能守其國子孫不能保其鎮可知矣二說皆好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薑卒○得寶玉大弓

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六月伐陽關陽虎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鮑文子欲勤齊師也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無天菑魯之何取之陽虎富不親仁君焉用之齊侯執陽虎曰諸西鄙逃奔晉通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注弓王國之分器得之足以爲榮失之足以爲辱故重而書之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注微辭也

案使若都以重國寶故書不以罪定公之戒弓周公受賜藏之魯或曰存也

胡氏穀梁子曰寶玉封至大弓武王之戎弓周公受賜藏之魯或曰存也後氏之壙封父之緊弱也子孫世守固敢失墜以昭先祖之德存肅敬之心耳古者告終易代弘璧琬琰珠球夷玉允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莫不陳列非直爲美觀也先王所鑄其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魯失其政陪臣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公宮其能國乎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譏公與執政之臣莫不恭之大也此義行則有天

春秋會通卷二十二

下國家者各知所守之職不敢忽矣

案謝氏曰謂之歸者以明既失而復得也先王所賜非盛德不能受而傳之竊之書得之書尊之也此說得之陸例曰用力禽之曰獲獲人獲獸是也非用力禽之曰得得寶玉是也故疑穀梁得其實若左氏以爲陽虎歸之恐無此理杜氏又以爲無益近取而祇爲名故歸之夫虎豈憚竊寶之爲惡名哉蓋虎既奔而追者獲之耳

六月葬鄭獻公○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夷儀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圍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於衛注時晉獲齊車五百乘事見哀十五年禚媚杏三邑以答謝衛

陳氏於是再見其再見何中國無伯也齊衛伐盟主則其不書伐何春秋重絕晉也於襄之二十三年當晉齊伐晉意不書伐者諱伐盟主以次告

外會書次自厭駁以來未有也齊晉盟齊于沙明年及齊平魯亦叛晉諸侯無盟主矣有**張氏**齊子城衛叛盟主非夫事也無盟主非細故也是故春秋重絕晉也書伐而書次者晉實大國未敢輕伐始盟于沙中次于五氏又次于垂鼓至哀公元年而後伐其欲有所逞也久矣

十六 通志堂 高元

案齊衛三次而後伐胡氏無傳蓋同前文而後伐罪其包藏禍心之義也謝氏以爲罪其無事而出故書次則又與無名妄動之例同矣西夏之二例皆可通而陳氏說又得聖人之微意大抵齊衛雖有玩晉之心而晉力尚強二國不過侵尋犯其境內不敢誦言伐之也杜氏從告之說或然而聖人亦因其告而書之以示貶齊存晉之意矣公羊何氏以爲齊欲伐魯善魯能早備故不成伐而書次此蓋因齊宋次即之文而推之非事實也

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春秋諸傳會通卷第二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二百六

春秋會通卷二十二

十七

通志堂
高元

春秋諸傳會通卷第二十三

廬陵進士李廉輯

定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齊 平前八年 再侵齊之怨 我志也

案謝氏曰前此魯數侵齊齊數伐魯至孔子為相與齊釋怨相立而齊受之故魯及齊平平國所願故不稱公暨齊平者彼欲平而我與之平也及齊平者我欲平而被從我乎也孔子之相魯也以德親懷鄰國講信修睦而二國於此乎焉能循其道則雖天下之大可得而平也豈獨二國哉宋禁其乎起於下故書人齊魯其乎起於上故書國此說固佳然汲汲而平恐亦非聖人之意胡氏說見暨平下 詳見憶六年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孫自夾谷

穀 公穀作頰 侯于祝 谷魯地

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乃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二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于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

九百四十四

春秋會通卷十三

通志堂 印

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事者亦知有齊侯將享公孔丘曰謂萊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動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執事也用執事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知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 **案** 陽虎九年以此田奔齊要盟不潔故略不書 **穀** 離會不致何為致也危之也危之則以此致何也為危之也其危奈何

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筵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裔夷之民何為求為命司馬止之齊侯遂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為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明而出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者蓋為此也因是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 **朝** 夾谷之會孔子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子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

侯者稽志焉齊侯從之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筵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齊侯遽止之而屬其臣曰夫人率其君與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入夷狄之俗使寡人獲罪於魯若之何晏子曰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君已知

過則謝之以質耳於是歸鄆讎龜陰之田仲尼一言威重於三軍亦順於理而已矣故天下莫大於理而強眾不與焉

歸 胡氏之說參用左氏穀梁及史記文焉

晉趙鞅帥師圍衛

襄

報夷儀也及役晉人討衛之叛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

許晉人殺涉張氏許氏曰使晉有以服齊則衛可無用兵而服佗成何奔燕今圍衛而不能服則徒以堅士齊之從而已矣

案以伯主而圍與國者惟宋襄圍曹趙鞅圍衛而已晉自召陵以後只用兵書侵以義之不足以及服人也此役書圍以力

氏注此年衛貢五百家於趙鞅也

齊人來歸鄆讎龜陰

田杜曰三邑皆汶陽

齊

會夾谷孔子

歸魯齊人易為來歸鄆讎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

人獲過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君子謝過以質小人謝過以文齊嘗侵魯

四邑請皆還之歸濟西田不言來此其言來者已絕魯不應復得故從

外來常文與齊人來歸衛實同夫子雖欲不受定公負而受胡氏

之此遠之驗所引皆晏子春秋及家語孔子世家之文

齊人前此嘗歸濟西田矣後此嘗歸讎及闡矣此獨書來歸何也曰

歸者魯請而得之也曰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定公齊侯會于夾

谷孔子攝相事具左右司馬以從至于會所以禮相見卻裔倬拒兵車之

命而罷享禮之設于野由是齊侯歸三邑以謝過故揚子法言曰仲尼

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桓公以義責楚而楚人求盟夫子以禮

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來序饋也春秋夫子之筆削自序其績

可乎取人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今於一息百王異世

而同神於土皆安而無所避也夫之未喪斯文陳氏未有來歸田

也匡人其如子何是以天自處矣而亦何嫌之有考言來歸必

自外至者也鄆讎龜陰言來歸以是為齊人之願也濟西齊取讎闡言

取盟讎龜陰之田不言取以是為齊人之願則猶齊田也齊強於天下

伐盟主合諸侯于鄆陵矣於是願歸田則以孔子相夾谷之會也謂秦

春秋會通卷二十三

二

通志堂

而已

案胡氏又曰鄆讎龜陰本魯田也始失其地不書于策者君辱當

諱也不能保其土地人民則不君矣春秋義存君親故特諱而不

書詳見宣元年程子曰齊服義而來歸之故書來歸謝氏曰書

來者非我求之於齊齊人之至魯歸之德之悅服人心久矣參諸家

當以穀梁及史記謝過之說為正其左氏所載夫子請齊歸汶陽

叔孫州伙仲孫何忌帥師圍郕秋叔孫州伙仲孫何

忌帥師圍郕下郕字公**左氏**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魏固諫曰

既定使郕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圍人殺公若侯犯以郕叛武叔

圍郕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郕弗克叔孫謂郕正師駟赤曰郕非

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

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

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曰齊使至駟赤與師人為之宣言於

郕中曰侯犯將以郕易于齊齊人將遷郕民眾免懼駟赤謂侯犯曰

眾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且郕也而得紆焉何必此齊人欲

以此福魯必倍與于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

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郕侯於至駟赤使周定呼曰齊師至矣

郕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

犯請行許之犯奔齊齊人**閔**郕叔孫氏邑也侯犯以郕叛不書于策書圍

乃致郕**注**致其名籍也**閔**郕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師帥師圍郕則強

亦可後天子失道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強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

出而後家臣強其逆彌甚則其失彌速故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

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三家專魯為

日已久至曰家臣爭叛亦其理宜矣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諸己而不

願亦勿施諸人故所惡於上不以使下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二子知傾

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隸之擬其後也凡此類皆據事直書深切者明矣

春秋會通卷二十三

宋樂大心出奔曹大公**左氏**九年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盟

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之首適晉將作亂也不

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注**子梁樂祁也右師大心也子明樂祁之子溷

也樂氏戴也

宋公子地出奔陳左氏宋公子地嬖虐富彊十一分其室而以五與

而朱其尾鬣賦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雕而奪之雕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

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猶也而獨甲雕亦有頰辰曰是為吾禮

不遇出竟君必止子分室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戎廷吾

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置仲佐石彊出奔陳地宋景

公弟辰也

經書公子地宋公之弟辰左氏亦止稱公子地母弟辰是未

嘗直指地為景公弟也杜氏因辰有廷吾兄之說遂直指地為

景公之弟辰之兄若然則書法何以一則曰公子一則曰弟乎緣二傳

皆有母弟稱弟之文於是亦以公子地為庶弟而先儒不主母弟稱弟

之說則又難通矣且胡氏亦曰宋公以嬖虐故而失二弟何耶

故竊疑公子地以輩行雖為景之弟而其實非同父之弟也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安公作 鞏齊地

案謝氏曰會于安甫以衛有晉難也

叔孫州仇如齊

臣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助君曼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諫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謝**致郈也齊以致郈德叔孫叔孫言義在討惡非所以賜賞君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公殺暨下有宋字**左**辰暨與也

唯不聽辰請辰忿而將大臣出奔虛請自為稱弟亦首惡也仲佗石彊皆為國卿不能匡君靜難而為辰所牽帥出奔稱名亦罪之也

案

注復出宋者惡仲佗惡欲帥國人去故

製

其弟云者罪宋公以嬖黜故而失二弟無親親之恩弊云者罪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無齊君之義夫暨者不得已之詞又以能自立無大臣之節也

張氏

暨暨也蓋強暨之也

案暨字之義如公穀說則是辰為仲佗石彊所脅如杜氏胡氏劉氏說則是仲佗石彊為辰所脅以左氏事考之則胡劉之說得之但於暨字字義不通如公穀說則與暨暨齊平字義稱合然又於事迹相左獨謝氏曰仲佗石彊首惡構亂公子辰不能拒絕

九百四十六

春秋會通卷三十三

四

通志堂

而從之故書暨辰緣母弟之寵權勢隆盛以至二卿挾之以亂故書弟暨者彼為之首而我與之出及者我為之主而彼從我入出奔書暨者以逆首歸仲佗石彊之罪也入蕭書及者以逆首歸宋公之弟辰而罪之也似主公穀疑得經意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

入于蕭以叛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公子地入于蕭以**案**注辰言及者復沒汲當坐叛樂大從之次為宋患向難故也蕭宋邑

知可**穀**梁宋公之弟辰未失其弟也及以尊及卑也自陳陳有奉馬

年出奔離骨肉之義今歲入邑有叛國之罪失弟之道而曰未失何也宋公不能制御疆臣以撫其弟而使二卿脅以出奔故著暨以表強

辭稱弟以見罪罪在仲佗石彊亦可知矣公之入國脅以出奔非展之意書及以辨尊卑言弟以顯無失然則自陳之力力由二卿入蕭之叛專歸仲佗石彊重發

製出奔陳則稱暨入于蕭以叛則稱及及非不得已例以明無罪

殺而不可使為亂今不得已而輕於去國猶云可也得已不已而果致叛君則無首從之別其罪一施之而故不稱暨而稱及四卿在蕭以叛而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知矣故不書叛而曰入于蕭入逆

詞也書自陳自曹者結鄰國以入叛陳與曹之罪亦著矣

案此條及字公羊注得之胡氏說本劉氏詳其意蓋以前既言字為民不得已而脅二卿以出後及字為展得已不已而脅二卿以叛也然語意不明終若上既言字屬仲佗石疆下及字屬宋辰為可疑耳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泣盟

左氏

始叛晉也注平六年侵鄭取匡之恐還叔弓曾孫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叔孫州伏帥

師墮邱○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左氏

公孟彊伐曹克郊

案 彊伐曹二又見明年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左氏

仲由為季氏定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邱季氏將

墮費公止不佞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則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三子奔齊遂墮費

左氏

易為帥師墮邱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戴甲邑無百雉之城於足帥師而城注書者善定公任大聖復古制弱臣勢也

穀梁

注墮非取也

九百五十一

春秋會通卷二十三

五

通志堂金士

取言今但毀其城則永禮曰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屬已若更取邑於他然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叛者故家不戴甲邑無百雉之城禮所當謹也節費成者三米之邑政在大矣三卿越禮各固其城公室欲張而不得也三桓既微陪臣擅命憑恃其城數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也而問於仲尼遂墮三都其謂以禮為國國可以為之兆也推而行諸魯國而准於則地方五百里凡侵小而得者必有與滅國繼絕世之義諸侯大夫各謹於禮不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亦不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下文相順而王政行矣故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可三

陳氏

叔孫墮師季孫墮費以是為三家之願也三家專魯之大夫不足用為善者是不即人心者之論也故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

案公羊於齊歸田之下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於墮都之下又云然疏曰不違有二案家語定十年孔子自邑寧為司空十年

孫所重是以三月不違齊人遂懼來歸四邑矣及作司寇之時攝行相事國無姦民七日誅少正卯政化大行李孫重之復不違三月後司馬司空之官乃是三家世為之不知聖人如何做得考之於陳如臧武仲為司寇公鉅出為公馬正想元剛設官無其人則三家兼之也○**案**孟子曰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孔子仕於定公而言桓子何也朱子曰孔子之相皆由桓子及桓子受女樂取

子便行矣然孔子亦因其機而為之季氏是時自不棄陪臣何故假孔子之力以去之又呂氏曰聖人為政所謂立之斯立執之斯來動之斯和聖人作而萬物觀同此心者孰不懷同此氣者孰不感仲由以勇銳兼人之資感於氣最先者首為墮都之議夫叔季三人亦非仲由所能令蓋聖人在上自有感動仲由特發之耳

秋大雩

雩

不能事事信
用孔子聖澤發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公作晉侯誤也黃齊地

至

結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黃○子有二月

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將墮成公斂處又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此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

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至

成月

致者天子不親在下士諸侯不親正叛邑公親圍成

至

圍國成

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為家甚危若於他國使若吳國然

至

書公圍

大公也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湯乎齊也何以公之重而

春秋會通卷二十三

六

通志堂

與聞圍成之時仲尼雖用事未得魯國之政也而辨言亂政如少

正卯等必肆疑沮於其間矣成雖未墮無與為比亦不能為

惠使聖人得志行乎中國以及甚月則不待丘革而自墮矣

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有君也莫難於墮邱昔成墮言易耳而公自將圍成弗克是

不足與有為也齊人歸女樂三日不朝是以微罪行也

朱子語錄三家孟氏最弱季叔為強強者既言之而弱者反不

可墮者強者不覺而弱者覺之故也或問墮三都事費師已墮

而成不可墮是不用天子至於此否曰既不用師何故圍成當

時夫子行乎季子孫三月不違則費邱之墮出於不意及公斂

處父不肯墮成次第喚醒了叔季三家便做這事不成又齊人以

女樂歸之遂行不然當別有處置也且費邱之叛若為叔季之

害故叔季自欲墮之公斂在成方有功於孟氏則孟氏不肯墮宜

矣今案如公穀說則圍成非孔子意如朱子說則圍成之舉孔

子未必不知之也夫負固非難雖舜禹文王有所不免如三苗違命

有崇弗降始皆伐之至班師修德而自格圍之不克亦何損於聖人

觀圍而不再伐安知非班師之意但仲尼不終用於魯故聖人之化

不遂行而公室之威徒襲耳至胡氏所引史記明年孔子由大

司寇攝相事至十四年然後行則恐未必然故胡氏宏曰夫聖人所

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如天之生物隨其分限為委吏則必會計當

為乘由則必畜養蕃為宰而親民則制為養生送死之節為司
空而正封域則溝合昭公之墓為司寇而治奸亂則誅少正卯而
實三都及成不墮三家之慮總文不吉三家直書曰公
聖人色斯舉矣安有明年由大司寇攝相之事所以必知其無
者考案經文明年無更敗起廢之事而築圍大蒐絕與隨都之
意不侔故也此說似得其實故魯世家亦以攝相誅少正卯與
聞國政歸女樂孔子
行等皆為十二年事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衛地高平鉅野縣西南有即亭垂葭公作瑕

辰

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鄆氏使師伐晉將濟河堵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

二君將使師伐河內次垂葭以為之援

夏築蛇淵囿

注書不

張氏

許氏曰魯政不修而此時勤民築囿奉已而已志不及國也夫圍成

弗克歸而力此何振之有

此正與受女樂事相類定公君臣安知不自以為齊人已服強都已墮國家閒暇可以般樂乎此決非孔子為政時

大蒐于比蒲

注夏蒐

春秋會通卷三

七

通志堂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五舍皆晉陽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邯鄲而實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殺午趙陞涉實以邯鄲叛夏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將作亂重安子聞之告趙孟曰先備

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子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范氏中行氏伐趙氏

之官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午鞅叛子稷午子

也叛直叛也

是筮筮試之階堅水之漸豈無以有已之義乎後世大臣有困於

讓間遷正居外不敢釋兵卒以憂死者亦未明人臣之義故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公寅下

左氏

龍於范吉

射而欲為亂於范氏梁觀安文辟文不知文子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中

始禍未死載以書在河今二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三子將伐公齊萬疆曰

三折肱知為良醫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

子子敗從而伐之荀寅士古射奔朝歌注臯夷范氏則室子知文
子荀躒簡子韓不信中行文子荀寅襄子臯夷范昭子士古射
夏盟成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路公行內外離折示威平丘而齊叛解請
召陵而蔡叛盟于沙鹹而鄭叛矣于五氏而衛叛蒞于鄭會于夾谷獻
于黃而魯叛諸侯叛于外大夫叛于內故奔于晉陽而趙鞅叛入于朝
歌而荀寅士古射叛以晉國之大天不莫強焉邦分崩而君亦不能守也
春秋於晉事或略而不序或賤而稱人或書侵以陋之罪亦不備矣至
是三卿內叛直書于策見其效也故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
之失德寵賂章也晉卿始禍綠衛首也樂祁見執獻揚楯也蔡侯從
吳荀寅實也昭公弗納范鞅路也而晉室自是再不復能主盟矣故為
見諸行事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晉六卿荀氏荀寅中行氏也荀躒知氏也士氏即范氏也韓氏
魏氏趙氏荀士三家自此止知氏春秋後亡故止韓趙魏三家分晉

晉趙鞅歸于晉

鞅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酉鞅歸于晉

晉侯許之復而寅與吉射去國出奔則無有難之者故其歸為易矣蘇氏
曰三子之叛其罪一也鞅以有據故得復寅吉射以無助故終叛春秋書鞅
歸于晉非與之也以罪晉侯縱釋有罪無政刑耳叛逆人臣之大惡始
禍晉國之載書既不能致鞅于鞅奉行鞅以鞅于亂臣又亢不衷拘韓
魏之請而許之復無政刑矣其能國乎先儒或謂言歸者以地正國也鞅
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則其說誤矣以地正國而可是人主可得

千九三

春秋卷之三

通志堂
高元

而魯人臣擅與無罪以兵諫者貞愛其君也使後世賊臣稱兵向闕以誅
君側為名實實欲奪君取國者則此說落之也大失春秋之意矣

陳氏歸不言自鞅無所自也歸易詞也樂盈魚石消言入至鞅而後言歸
則晉無人之詞也此韓趙魏分晉之本也叛臣至於書歸則佚賊

不足
錄矣

蔡以地正國之說出公穀公羊曰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晉
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古射荀寅與士古射者君側之

惡也此逐君側之惡爰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鞅曰此叛也其以歸言之何
也實其地也實其地也實其地也實其地也實其地也實其地也實其地也實其地也
言叛以地正國也以此地正國則何以言叛其入無君命也法軍以并
田立數故言以地即以兵也此說大場教故不致取胡氏已辨之矣
要之此條歸字之義陳氏說得而胡氏亦曰使趙鞅以無罪歸國
晉之國法不行於

亦好當與曲伯歸自京師書法同看○**蔡**書大夫歸者
九餘皆書自惟趙鞅不言自季子書來元咥復書自持筆也

薛弑其君比

比

稱國以弑者當國大臣之罪也孫復以爲舉國之眾
皆可誅非矣三晉有大國半天下若皆可誅刀鋸不亦

濫乎潁川常秩曰孫復之於春秋動輒有罪蓋商鞅之法耳棄灰於道者
有誅步過六尺者有罰其不即人心遠矣王回以是尚秩此善議復者

蔡春秋稱國以弑者四皆弑庶其晉弑州蒲吳弑
僖辭弑此也啖子曰稱國以弑目大臣也胡氏本此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公穀皆必禍趙

陽

左氏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專靈公退見史鮑而告之史鮑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貧罪其及于乎子臣可以免戌也駱其止乎及文子卒

衛侯始惡於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戌將為亂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也夫入南子也

閔

戌當也故亦出奔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為亂故公叔來奔趙陽北宮結戌又以富見惡於衛侯夫富者怨之府也使戌積而能散

以財發身不為貧人之所怨於以保其爵位尚庶幾乎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

羊歸公羊二月作三月公

左氏

頓子羊欲事晉皆楚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夏衛北宮結來奔

左氏

公叔戌之故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檇李城今為秀州治有醉李城今為秀州治

所

吳伐越越子句踐御之陳于檇李句踐患吳之數使死士冉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乃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敢

逃刑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目還卒於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荷出入訟謂己

八百六十三

春秋會通卷三十三

九

吳正生

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取忘三年乃報越之殺句踐不常之子

胡氏

書敗者詐戰也定五年於越入吳天至是敗吳于

檇李會黃池之歲越又入吳悉書于中以其告也衣之元年吳子敗越樓句踐於會稽之上豈獨不告而史策不書疑仲尼削之也吳子光卒夫

差立三年乃報越則夫椒之戰復父讎也非報怨也春秋削而不書以為常事也其日微矣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

左氏

齊景公欲求霸誅晉之亂

上梁之間謀殺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

張氏

齊景公欲求霸誅晉之亂

孔子已去魯故三國之君同為范中行而出會致公者以其助不衷而危之也

謝氏曰是時衛有公叔戌之難牽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左氏

謀救范氏

張氏

許氏曰齊宋魯衛

丁亥大義亡矣

謝氏曰是時宋有公子辰之難洮之會著齊不能清宋難也此於一說蓋時宋衛方多事而宋辰之患為尤宋豈能舍其國而謀救

范氏說疑謝氏說疑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儀 石尚天子之士石氏尚名脤祭社之國

與之共福 **今** 石尚者天子之士也脤者何俎實也脤曰脤熟曰膳禮諸侯

朝天子助祭於宗廟然後受俎實時魯不助祭而歸之故

書以 **殺魯** 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脤費正也

案 王使自宣十年王季子之後至此始見蓋晉伯已衰中國無統而

孔子相魯之餘魯勢稍振故王室借此以親宗國亦一王伯消長之

幾會也奈何孔子已為膾肉不至而行則魯之禮又蕩盡歸脤之意

何反以感風魯哉故以常禮言之古者諸侯入朝朝則各以其職來

祭故天子祭於宗廟有與諸侯共福之禮與之同其事必與之同其

樂也周衰諸侯職貢不修記事不相久矣廟中之賜諸侯何與於此

哉敬王乃以脤內親魯而歸之失禮之大者也然以時事言之則典

禮廢壞之餘猶能舉而行之謂侯苟知尊事是吳王室可以有為

之秋惜乎魯之不能奉順此意也春秋書此亦有感矣 **案** 周禮

行人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謝氏曰王受祚福賴諸侯所致則神福

王宜與諸侯共之故天子分俎實不曰賜而謂之歸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疾** 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

蒯聵欲盡于齊邈宋野對人歌之曰 既定爾婁豬曷歸五艾殺太子羞之謂戲陽遠曰從我而朝少君見

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

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大

孟疆出奔鄭自鄭去奔齊太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大

子則禍余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戮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

五百篇

春秋會通卷二十三

十

通志堂 吳正生

卒

去之義我公太子以小小無道衛侯逐而逐之父無相

朝氏

世子而使之去國以殺南子故不能保

侯之無恩一則其太子之不孝 **朝氏** 世子而使之去國以殺南子故

不能安其身至於出奔是輕宗廟社稷之所付託而恣行矣春秋兩著其

罪故特書世子其義不繫於與蒯聵之世其國也而靈公無道不能正

家以危其國本至使父子相 **張氏** 臨江劉氏曰左氏叙蒯聵事曰蒯聵

交毀滅天理之所由著矣 **張氏** 欲殺夫人人子謂蒯聵雖不善謀安有

此事哉且殺夫公蒯聵獨得全乎彼所差者以夫人名惡也如殺其已

為惡愈惡大反不知可羞乎蓋蒯聵聞野人之歌其心慙焉則以謂夫

人夫人惡其斥已之淫則啼而走又入其家使具有其事者敢乎

朝固亦不難逐蒯聵矣此其具也不當如左氏所記又蒯聵出乃奔宋宋

南子家也蒯聵負殺南子之名而走又入其家使具有其事者敢乎

哉常山劉氏曰蒯聵出奔春秋不夫其世子者魯驪姬也南子之惡亦

已甚矣其欲去世子之意亦已明矣如袁姜亂魯驪姬也晉若此者

不鮮矣而靈公聽南子之譖謂蒯聵欲殺其母不能為辨明以致其出奔

豈非靈公之臯乎自古嬖婦之誣其子多矣考二劉之言足以知左氏

所記乃南子之讓言而非當時之實錄也不然春秋至趙穀亦無殺母之事張氏取二劉之說極得事情謝氏亦

白驪姬害晉南子害衛其情也然則申生朔驪之賢否雖異而晉獻衛靈之聽讒則同故皆書世子

衛公孟彊出奔鄭自鄭奔齊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案宋華元之族皆以明年自蕭奔鄭事見罕達伐宋下

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不用朝禮故曰會

大蒐譏亟也大蒐之禮五年一為若數於此則書而譏亟若緩於此則書而譏罕邾婁子會公非邾婁子會人於都也

公于比蒲陳氏會公于比蒲也自會中軍公不與兵政者四十年矣於是蒐比蒲則以季孫斯叔孫州伏之墮費即也故曰政逮於大

大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案春秋書蒐止此詳見昭八年○又案公及齊遇穀而蕭叔秋公大蒐于比蒲而邾子來會公皆非其所也

城莒父及霄國公叛晉助范氏

故懼而城二邑

案謝氏曰方墮費即又城莒霄苟不擇忠良適足為叛人之資而已○案此年去冬杜曰闕文范曰未詳何曰是歲蓋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政化大行窮羔脫者不飾男女異路道無拾遺齊懼北面事魯饋女樂以閒之定公聽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故貶之或

說無冬者坐受女樂令聖人去冬陰臣之象也其迂謬不可取

附錄 夏年晉人貶范中行氏之師於百泉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於百泉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

受玉甲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君者皆有死亡焉高仰驕也甲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死亡乎

邾子來朝止此

鼯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食漫也淫漫不敬莫者遍食其身 殷梁大焉 不言所食處舉 曷為不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

通志堂 尚善

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
胡夫滅人之國其罪大矣然胡
事楚何為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
近胡者所謂國必自滅而後入滅之非滅之者獨有罪也國君造命不可
委命者既以為有命而又貪生忍辱不死于社稷則是不知命矣書以
歸罪豹之不能死位而與歸
也故楚子書爵而胡子豹名

夏五月辛亥郊

羊

曷為以夏五月郊三卜之運也
注運轉也巳卜春
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五

月郊也

案此以牛死改卜而至失時也郊說詳見傳三十一年

壬申公薨于高寢

穀梁

高寢非正也

案丙卒凡十四公得正而薨者惟莊宣成是以君子務力於禮而謹於正終焉

鄭罕達帥師伐宋

罕公

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
注宋公子地奔作軒
注鄭鄭人為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事見

哀十一年

案自罕達伐宋之後有哀七年皇瑗之侵九年雍丘之取其秋宋公伐鄭十年夏宋人伐鄭十二年宋而單伐鄭卒至十三年罕達

六百三十三

春秋會通卷二十三

十三

通志堂肉善

取于岳之師而後已焉二國之構怨如此正與隱公初年公子馮之事相類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公作

侯

次于渠蔭

侯

不果救故書次

張氏

許氏曰

齊衛新

與鄭宋同盟叛晉故為宋出請為鄭次止其不言救為其不成於救也

案五氏垂蒞之次皆為代晉此次疑亦為謀晉而出故明年有伐晉之舉鄭於此時從齊方堅不應齊救宋以仇鄭許氏說雖是恐非事實

邾子來奔喪

注

諸侯奔喪非禮

羊

禮喪非

秋七月壬申妣氏卒

穀作

氏

不稱夫人

羊

妣氏者何哀公

之母也何以不

稱夫人

哀公

未君也

穀

哀公之母也

案陸氏曰自成風之後妾母皆僭用夫人禮故書薨書夫人著其失也哀公母定姒卒時子未踰年雖行喪禮不可加於母故書卒子既未君故不稱夫人也

故不稱夫人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滕子來會葬

侯

諸

侯會葬非禮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吳乃克葬

吳穀

作櫻古吳字

鑿此條詳見宣八年

辛巳葬定公

不稱小君

定必何以書葬未踰年

公羊

子則廟廟則書葬曾子問並有喪則如之何子曰葬先輕不後重其奠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

鑿諸宋皆以為哀未踰年故止葬卒書葬而不書夫人不書薨不書小君此皆因諸僭禮而為之辭其實于雖踰年成君亦不可備夫人之禮也其備之者非禮之常耳

故胡氏取公羊而削其未踰年之說

冬城漆

不時告也

實以秋城冬乃告廟魯知其

城漆謀

定公之喪邾子來奔喪事魯謹矣哀公初立不務善鄰而以上地之故勞民力啓鄰怨謀國如此不終宜哉

鑿定公在位十有五年當其初立受國於季孫意知而不能正其非其異於桓宣者無幾矣故春秋於元年即不書正月以示正始之義而於意知之卒特書月以著定公尊獎亂臣之惡其辭嚴矣然當其初年陪臣執命國事分崩固無足言但陽虎既奔之後三桓

五百五

春秋實週卷二十三

十三

通志堂

亦微孔子為政網紀粗立正當可以有為之時然竟不能使夫子得遂行其道則魯何賴哉李氏曰曾子夾谷而致侵田之歸行平季孫而有墮郟都之謀雖僅能明禮義之效雉門兩觀之作而僭禮莫之改實玉大弓之竊而分器莫之保愾於女樂宋政歸強家此定公有聖人而不能用也其言得之矣至其末年會卒會洮城莒父城漆無非助亂勞民之舉魯之益弱宜哉

春秋諸傳會通卷第二十三

後學 成德 技訂

春秋諸傳會通卷第二十四

廬陵進士李廉輯

哀公

名將在位二十七年孫于越春秋止於十四年諡法恭仁短折曰哀

哀

哀公定公之子蓋定姒所生

定公薨 公即位

周敬王三十六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左氏 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裁廣丈音倍夫也晝夜九日蔡入男女以中國楚昭奔隨隨人免之楚之德之使列於諸侯故得見經鄭已減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

胡氏

夫男女以服於楚不降也疆于江汝則還其

國也而獨書圍蔡何也蔡嘗以吳師入郢昭王奔隨壞宗廟泯陳器撻平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讎之事可怒也聖人本無怒而國出春秋書之譏辭之輕重有至於不與其戴天者合楚人禍及宗廟辱逮父母若包羞忍恥而不能一洒之則不可以有立而天理滅矣故特書圍蔡而稱爵怒楚之罪詞也

張氏

許氏曰蔡侯怨楚不思務革以得志於大國是益禍也故蔡昭之志愧於句踐矣

九百四十七

春秋會通卷二十四

通志堂

禁 禁蔡之交 兵止於此

鼯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有角字

祭

此該郊之

變而道之也於變之中又有言焉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強也卜免記者古則免之吉則否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詞緩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為牛者異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寧有當宜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敬專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牲牲然後左右之子之所言者牲之變也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我以六月上甲始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子不忘三月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

注 該備也春秋書郊終於此故於此備說郊之變

胡氏

鼯鼠食郊牛改卜牛志不敬也夏四月郊書不時也四卜非禮五卜強也全曰牲傷曰牛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當置之上帝矣故卜

而後免之不敬專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此成王亮陰之時位冢宰攝國政行天子之事也魯何以得郊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

欲尊魯故賜以重祭得郊禘大雩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欲尊魯而賜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樂豈所以康周公也哉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先禘樂此定理也今魯得郊以爲常事春秋欲削而不書則無以見其失禮盡書之乎則有不勝書者故聖人因其失禮之中又有失焉者則書于策所謂由性命而發言也聖人奚容心哉因事而書以誌其失爲後世戒其垂訓之義大矣

春秋書郊 此故穀梁於此備言

秋齊侯衛侯伐晉

國

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秋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

圍鮮虞人伐晉取棘蒲

陳

不書書文垂段公會齊衛于牽

不書非公命也狄帥賤故不書帥狄師襲晉于絳中猶不書也諸夏之無君春秋誠有不忍書也必於是而後書春秋蓋將終焉是故春秋之初諸侯無王者齊鄭宋魯衛爲之也春秋之季子諸侯無伯者亦齊鄭宋魯衛爲之也

民

許氏曰伯主奉王以正天下而諸侯至於合從以伐之春秋特書以著中國之

亡春秋之變至是而窮矣

案自晉文與伯以求除秦晉之爭外與國伐晉者止三文元年衛人伐晉襄二十四年齊伐衛遂亡晉雖一時諸侯之玩伯然春秋於國伐晉晉無異於列國矣故此條陳許氏得之

九百廿四

春秋公羊通卷二十四

二

通志堂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附錄

儀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攜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

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弃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讎於是日可俟也介在鬻夷而長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襄也日可俟也介在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三月越及吳平

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

案夫椒之戰左氏以爲不告故不書胡氏以爲常事故不書夫復讎天下之大義也乾時之役胡氏以爲若爲復讎舉事則當書公以大夫之令乃沒而不書母乃掩孝子之美乎竊嘗論之父母之讎不戴兄弟之讎不反兵力之所不能殺之所不猶且寢苦枕戈無時而終事今夫差於句踐可殺而不殺乃利其厚賂諛其甘言而許之乎陷於其術中而不悟卒至亡其身國於仇人之手此乃大不孝者尚何復讎爲榮之有春秋不書微其事以深責之也歟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瀨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

邾子盟于句繹

句繹

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上

取

取邾東

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三人伐而二人盟盟

何也各盟其所得也季孫不得田故不與盟

公室三卿並將魯眾乘行伐國取地以盟其君而已不與焉適越之辱非

矣定公之薨邾子來奔喪事魯恭矣而不免於見伐徒自辱焉不知以

禮為國之故也邾在邾域之中不加於恤而諸卿相繼伐之既取其田而又

強與之盟不知以義睦鄰之故也故詳書其罪三人伐則曷為二人盟

盟者各盟其所得也莫強乎季孫何獨無得季氏四分公室有其二昭公

伐意如叔孫氏救意如而昭公孫陽虎囚桓子孟孫氏救桓子而陽虎奪

今得邾田蓋季氏以

取師氏曰以區區之邾而魯兩納其叛人邑三

歸二家而不取也

取此條胡氏得之公穀意皆同獨劉氏曰曷為三人伐而二人盟季

孫臨之叔仲成之季孫之汰也蓋自謂猶吾矣張氏取此說然恐非

事實謝氏曰邾子來會來朝來奔喪猶不免難以魯之所欲者邾之

土地也書取罪其不義也書漸東沂西田邾之分地也書及罪其無

厭也此

說好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

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指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

人曰命公子鄆為大子君命也對曰鄆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夫

九百八十七

勝子來朝

勝勝來

朝止此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戚六月晉趙鞅納衛

統八人表經偽自衛逆者

生於門哭而入公居之

之所者故奪其

國文正其義也

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

景公廢陽生還國書篡蒯聵稱世子則靈公未命輒審矣從王父之

易易為不言入于衛父有子不得有父

也

明父得有子而廢之子不得有父

也

納者內弗受也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何用弗受

也

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

景公廢陽生還國書篡蒯聵稱世子則靈公未命輒審矣從王父之

言傳似

朝平納矣尺公于出奔復而得國者其頃且易則曰歸有奉焉

則曰自其難也則曰入不稱納矣況世子哉今趙鞅帥師以蒯聵復國而書

納者見蒯聵無道為國人之所不受也國人不受而稱世子者罪衛人之拒

之也所以然者緣蒯聵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立他子及之卒大

臣也未嘗謀於國又數蒯聵之罪選公子之賢者以主其國乃從朝之所欲而

君之以子拒父此其所以稱世子也

莫子愛其親而志於殺莫不敬其父

而忘其喪莫不慈其子欲其子之富且貴也而奪其位蒯聵之於天理逆

春秋會通卷二十四

三

通志堂

金士玉

矣何疑於廢黜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軫乃據國而與之爭可乎故特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於趙鞅帥師之下而軫不知義靈公復衛國大

臣不能早正國家之本

釋

自戚內弗受也軫拒父也後十二年而蒯

也世子 **釋** 蒯聵必無殺母之事二劉氏弑之詳矣靈公惑於南子左氏

正也 **釋** 承誣言載之傳以為實觀春秋再以世子書則知蒯聵為無

而謂之世子所謂與之繼世者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鄆

師敗績 **釋** 鐵在戚城 **釋** 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

天明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為不道弃君助臣二三

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國免志父無罪君齊圍之若其有罪絞

縊以戮桐棺三十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其下鄉之罰也甲戌戰

于鐵鄆 **釋** 春秋舍齊秦楚外無能與晉戰者蓋無能與晉敵也今以暮爾之

後定今蔡介于吳楚二大國之間皆楚詐吳及其事急又委罪於執政其

與讎其以請遷于吳為非者乎而委之罪

以說誰故復有盡忠而與謀其國者哉

冬十月葬衛靈公○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

大夫公子馬 **釋** 蔡元在請遷于吳今殺 **釋** 州來吳所滅也蔡雖請遷于吳而行

吳人以說吳言不時遷駟之為 **釋** 吳人納聘而帥單入吳而遷墓於此則實

而還師矣復背楚請遷於吳而又自悔也其謀之不臧甚矣夫遷國大事

也遷庚五遷利害甚明眾猶胥怨不通有居至於丁寧反覆播告之脩而

誰之咎也故經以自遷為文而殺公子馬則書大夫而稱國言君與用事

大臣擄殺之也故公孫徵則書大夫而稱人言國亂無政眾人擅殺之也駟

春秋通卷二十四

四

通志堂

春秋書
遷止此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左氏 齊衛圍戚求接

為子圍父知其不義故推齊師為丘首戚不稱衛非叛人

師平靈公而立輒以曼姑為固可以距之也然則曷為以平立可其可

立輒輒曷為無道靈公逐嗣贖而立輒然則輒之義何以平立可其可

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也

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也

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不

繫戚於衛者子不有父也

絕未絕則是世子尚存而可以拒乎土兵者衛也何以序齊為首罪齊人

與衛之為惡而黨之也公孫文仲主兵伐鄭而序宋為首以誅蕩公石曼

姑土兵圍戚而序齊為首以誅國夏訓天下後世討亂臣賊子之法也古

者孫從祖又孫氏王文之字考於朝制昭常為昭穆常為穆不以父命辭

王父命禮也輒雖由嫡孫當立然非有靈公之命安得云受之王父辭父

命故故冉有謂子貢曰夫子為衛君子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

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伯夷以父命為尊而讓其弟叔齊以天論為重而讓其兄仲尼以為求

仁而得仁者也然則為輒者奈何宜辭於國曰若以父為有罪將從王父

之命則有社稷之鎮公子在我焉得為君以為無罪則國乃世子之所有

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而使我立乎其位如此則言順而事成矣是故

輒辭其位以避父則衛之臣子拒嗣贖而輔之可也輒利其位以拒父

春秋官通卷二十四

五

通志堂

左小波

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而使我立乎其位如此則言順而事成矣是故

輒辭其位以避父則衛之臣子拒嗣贖而輔之可也輒利其位以拒父

慈于不孝爭利其國滅天理而可為者也

張氏 亂則齊景之不伯可知

助子圍父以是合於諸侯君子是以知齊之將亂也

晉之許逆也衛專以齊首兵者不以子圍父也彭城書不者正彭城

歸于宋也戚不書衛者不以子制父也謝氏得之

不為不卒拒嗣贖不為不順魯靈社不為不敬皆所以重本尊統使

夏四月甲午地震

經書地震五止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左氏 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

桓僖親盡而廟不

毀宜為天所災

言及則祖有尊卑

胡氏

於桓立於僖世專魯國之政其諸以

是為悅而不毀歟何以不稱及等也稱及則祖有尊卑矣或謂祖有功宗有德所以勸也則如之何曰孝子慈孫事其祖考仁也或七廟或五廟自是以衰德也奚問其功德之有無哉必若此言是子孫得選擇其祖宗而尊事之矣豈理也哉

案胡氏言季氏出於桓公立於僖公之說本劉氏極為得之呂氏以為季氏出自桓公故不毀僖公當時號為賢君故亦不毀亦是公羊以為復者非也其胡氏不取祖功宗德之說朱子嘗辨之矣公穀不言及說見雉門下○**案**左氏載此年救火之事如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子服景伯出禮書季桓子命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啓公作開避漢景諱也

左氏

注魯黨范氏故

懼晉比年四城**張氏**田城邑兵役相繼可謂不畏天命矣中失而外鑿本取而末務此魯之季世也

宋樂髡帥師伐曹

案此蓋曹公孫彊為政之時也許氏曰宋始窺曹曹不量力而奸強國不脩德而圖大功則適足以取亡而已此年樂髡伐六年向巢伐七年圍八年入而曹伯陽歸矣

春秋會通卷二十四

六

通志堂方不英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桓子卒康子肥立

左氏

季孫有疾命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

案朱子曰康子奪嫡即此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左氏

注公子駟之黨

案穀梁注放胥甲父稱國放無罪也此稱人放有罪也謝氏亦以為獵得罪於國又故稱人以放獨胡氏不取以書其大夫觀之胡氏得之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惠公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圍邾

案來會來朝來奔畏猶不免伐取漸沂田受繹盟猶不免圍不至於以邾子益來不止也小國困於水火甚矣諸侯無伯宜哉

附錄

是年晉趙鞅圍朝歌荀寅奔邯鄲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公穀殺作弑二月作三月

左氏

蔡昭侯將

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遂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文之錯執引以先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旰

懲蓋定言旰即霍也賤者故稱盜不言弑其君賤盜也

直稱盜不在人倫上下之序也不以弑道道若鄭伯髡原書卒也

謂非微者其以盜稱何也蔡侯背楚詆吳又委罪於執政其謀國如是則警義俱亡禮文並弃無以守身而自衛夫人得而害之矣故變文書盜以

其官二公孫蓋嘗諷國不使其君至於於是而弗見庸者也故書法如此下

或者以翩非微者而稱盜蘇轍以為求之而不得非矣

大下豈有欲求弑君之名春秋又借此名而不與者哉

於一日春秋以盜殺書之所以見其幾於獨夫也餘祭稱弑上下之名猶存蔡申書殺君道云矣張氏說是

大夫謂之盜盜殺陳夏區夫是也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盜竊實大

大弓是也辟中國之正道而行同夷狄不以禮義為主而微倖以求名利若齊豹

之類故抑而書盜

蔡公孫辰出奔吳○葬秦惠公○宋人執小邾子

九百廿 春秋公宣通卷三十四 七 通志堂 洪運

張氏

許氏曰天下無伯故宋人得

案伐曹執邾之役蓋齊景圖伯城成而宋亦言志於爭權也當合宋襄執滕用鄆子圍曹等看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晉人執戎蠻子赤

歸于楚 蠻公 楚人鮑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

氏蠻子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折與狄伐以臨上維左師軍于蕩

和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

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

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遂執之以甲楚師

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馬以誘其遺民而盡得之 歸少習商縣武關也 三戶今丹水縣北三戶早 赤者何其或曼 歸伯晉而京師楚也 胡氏 晉人云者罪之也蠻子赤何以名夷狄也無罪 今此夏云歸于楚歸于楚者猶曰京師楚也 晉主夏盟為日久矣不競至此春秋所惡

城西郭 魯西郭 備晉也 春秋止此 春秋書

六月辛丑亳社災亳公作蒲**〔罕〕**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拵之揖其上而柴其下何

以書記**〔穀〕**其屋亡國之社
記曰喪國之社
屋之不受天陽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滕頃公

〔附錄〕〔罕〕是年七月齊陳乞強施虐甯跪放范氏圍五鹿九月趙鞅圍鄆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十二月強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邾取邾任欒鄆迎時陰入孟壺口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晉范氏亡

五年春城毗公作**〔罕〕**〔注〕備

夏齊侯伐宋

此條諸家無傳疑必討其伐曹非宋也

晉趙鞅帥師伐衛**〔罕〕**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注〕**衛助范氏故也

春秋公通卷二十四 七百廿三 通志堂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杵臼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如之子荼嬰諸大夫

娶其為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天子若之何公曰二子聞於夏度則有疾疾亦姑謀樂何憂乎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莫君羣公子於萊秋景公卒十月公子嘉公子駟公子黔奔衛公
子鉅公子陽生來奔**〔注〕**惠子夏昭子張也荼安孺子也

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張氏曰景公自襄之二十六年即位至今五十八年矣前行晏嬰後有孔子晏嬰告以陳氏之禍孔子告以君臣父子之說公亦說之矣而卒不能用卒致身死之後子死國亂曾未十年陳恒弑簡公而移其社稷負范祖禹所謂治愈久而政愈弊年彌進而德彌退者景公之卒葬書于春秋豈不為厚國日久而曾無遠慮者之戒歟

六年春城邾瑕瑕公作蒧**〔罕〕**〔注〕備〔張氏〕許氏曰定

間凡八城邑魯既不得事晉諸侯方爭是以高城深池務守其國以捍禍亂屢至矣雖然使魯能脩其政如治城者則天下歸之豈特勤勤自守而已是以譏之三年以來歲書城邑以著魯晉無德政勞民薦數如此後雖城邑不復志矣

案書城止此條公羊以為取邾邑非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案 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吳伐陳

案

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逢滑曰臣焉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脩先君之怨後陳至是吳伐陳復脩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

張氏

夫差脩怨黷兵以取滅亡春秋伙之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案

齊陳亡為事高國者母朝必駮大夫曰二子時得君而欲謀一三子孟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陳亡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圍弦施來

案

齊殺其厚魯崔杼弑其君光齊國夏及高張來奔齊陳亡弑其君荼聖人之莊誠深矣

張氏

高國為國世臣從君於昏委君而出奔書名以卑其不忠也

叔還會吳于相

案

許氏曰叔還以吳在相故往會之始結吳好也夷狄獸心可以盛強服難以衰弱御以魯政之

官辨九

春秋會通卷二十四

九

通志堂

不脩務與吳親以資其力君子志相之會知魯之將有吳患矣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昭王卒惠

案

楚子在城父將救陳有疾卒于城父子間與子

西子期謀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還

左氏載楚昭有死解之志及其命公子啓為王與不肯移禍於今尹司馬等亦足見昭王之賢又載之西子期子間之讓國不立亦足見三子之賢故楚不終棄也

楚子軾于疾子曰河為崇王弗祭曰見三子之賢故楚不終棄也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茶公

案

陳僖子使召夜至於齊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夕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黜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乎打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大夫若我可不必亡公子義

當三望之事

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與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鸞歟設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賓之丘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立也然則君異於器器二不困又有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君又公悔之毛曰君大夫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朱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注楚比劫立陳乞流涕于家憚注辭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老皆疑免罪故春秋明而書之以為弑主注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為讓也此其為讓索何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也夫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為甲請以示焉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乞處突而至于中雷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闕然公於是陽生是陳乞也注陽生先詐致諸大夫立於陳乞家然後弑舍故先書當國起其事也不舉陽生弑者讓成注茶不正則其曰君何也注胡氏陽生曷為不稱公子非先有已則以父母之心為己者景公茶世其國已則篡茶而自立是自絕於先君豈得復為先君之子也不稱公子者誅不也陽生不子則曷為篡

春秋會通卷三十四

十

通志堂

之齊春秋瑞本之書也正其本則事理陽生之不子其誰使之也不有廢長立少以啓亂者乎故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以陽生繫之齊著亂之所由生也然而弑茶者陽生與朱毛也曷為書陳乞初景公謂陳乞吾欲立茶何如對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也君如欲廢正而立不正之陽生謂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對曰千乘之主欲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也與之玉節而走之魯景公死茶立陳乞使人迎陽生宣諸家召諸大夫而示之曰此君也諸大夫知乞有備不得已從巡北面再拜正君之爾故里克中立不免殺身之刑陳乞獻諛終被弑君一罪皆不明一春秋之義陷於大惡而不知者也

陳氏

衛侯入甯喜弑則喜為衛侯弑也陽生入陳乞弑則乞為陽生弑也

齊陽生書法與齊小白同皆非有君父之命而以次則居長當故不書公之而稱國也衛州吁書法與齊無知同皆罪其君不當以公子之道使之與聞國政而當國故不稱公子而稱國餘例皆可參通此條公羊當國之說非是至其載陳乞本末獨詳於左氏有以知春秋罪乞之大意則胡氏詳矣蓋當廢立之際大臣當據經守正守死不回然後可不然必陷於大惡里克陳乞事正同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左氏

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

張氏

案老丘之役宋鄭始

因隙地以啓兵爭卒致各取其師以逞其殺人之志所以詳其交復之實也

策求之叛晉久矣豈復為晉討鄭乎左氏非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晉師侵衛衛不服也

夏公會吳于郕

左氏

公會吳于郕吳來徵百宰子服景伯對曰先王

魯宰晉大夫過十吳王百宰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敵邑故故邑十一宰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夫數也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夫語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語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何也對曰豈以為禮也長大夫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其命焉其老且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鸞襲文身贏以為飾豈

張氏

比年書曾吳所以始而遺患於後也

策下文左傳則此會曾有盟不書曾與吳盟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左氏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

千六

春秋會通卷二十四

十一

通志堂

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夫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夫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身諸侯於塗山執王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曾德如邾而以眾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謙不聽芽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曾擊析聞於邾吳二千里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拔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畫探邾衆保干經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質瑕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病甚且遠吳馮恃其眾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立若君盟于鄆行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事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

公羊

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內辭也若使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

穀梁

以者不名惡不舉重而兩書使若魯公伐而去他人入之以來也

也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有臨一國之言焉

胡氏

春秋隱君之惡故滅

有臨一國之言焉其言來者有外魯之辭焉

不失其實也恃強陵弱無故伐人而入其國與其宮晝夜掠以其君來獻于亳社囚于負瑕此天下之大惡也吳師為是克東陽齊人為是取吾二邑辱國亦甚矣何以備書于策而不諱乎聖人道隆而德大人為有惡務去之而不積也則不念其惡而進之矣以邾子益來惡也歸邾子益于邾

是知其為惡能去之而不積也故書以邾子益來而不諱者欲見後書歸邾子之為能去其惡而與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明此然後可以操賞罰之權

不明乎此以操賞罰之權而能濟者鮮矣

魯在外曰魯伐知止此內外之別也魯伐知止此

宋人圍曹冬鄭馬弘帥師救曹

左氏

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

叔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于立于社宮而謀之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鄭人公孫疆好弋獲白駕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有寵使爲司城以聽疆言疆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好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捐

陳氏

自魯救晉只晉楚之救皆不書六十年矣其再見以丘大城鍾丘

救陳諸夏亦幾於亡矣

案謝氏曰曹之病於宋久矣大國無一爲之援而鄭能帥師救之善之也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左氏

宋公伐曹將還諸師子肥

殺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疆以歸殺之

胡氏

此滅曹也曷爲不言滅滅者三國之善言詞上下一

之同力也曹伯陽好田弋公孫疆獻白駕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大說之疆言霸說於曹伯因背晉而好宋書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而削其見滅

左傳七十

春秋會通卷二十四

十二

通志堂印志堂

之實猶虞之亡書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春秋輕重之權衡故書法若此有國者安聽辨言以亂善政自取滅亡之禍可以鑑矣

案胡氏不書滅之說本蘇氏得之公羊曰不言滅諱同姓之滅也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能救也案楚滅蔡衛滅邢春秋不諱則其說非矣

案陳氏曰檜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夫下之刪詩也繫曹檜於國風之後於檜之下無伯也春秋作於定哀之際文武之所震大諸侯亡國多矣莫強於齊晉晉自趙鞅歸于晉則晉亡之漸也齊陳乞弑其君荼則齊亡之漸也夫子嘗習於此矣與滅國繼紀世脩廢官本逸民蓋常常有此言也於是曹不言滅

此說甚好只於不書滅之義亦不明

書滅之義亦不明

書滅之義亦不明

吳伐我

左氏

吳爲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也

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王問於子洧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輔也夫魯齊晉之脣唇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三月吳伐我子洧故道險從武城

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斃之之派管我子洧故使吾水滋及吳

懼斃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

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

千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
千庚宗遂次于泗上徽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三人三踊於幕庭卒三
百人若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
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夫
食析骸而歿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夫吳輕而
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吳人盟而還道險由險道也王犯吳大夫不
書盟也

明氏 吳為邾故與師伐魯兵加國都而盟于城下經書伐我言
四鄙及與吳盟者諱之也來戰于即直書不諱盟于安婁而春火
諱之深也楚人圍宋亦云季安欲盟城下則曰有以國蹙不能從也晉師從
齊齊侯致賂晉人不可國佐曰請合餘燼背城借一遂盟于安婁而春火
與之今魯未及虧不能少待遂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太棄國者其能國
乎使有華元國佐之臣則不至此矣故春秋不言四鄙及與吳盟者欲見
其實而深諱之以為後世謀國之士不能以禮義自
強偷生惜死至於侵削陵遲而不知取者之戒也

案春秋伐我者必書四鄙不使難適我國也獨此與明年國書伐我
為特筆蓋曲在我也胡氏諱城下之盟其說本蘇氏謝氏曰不至國
都則書某鄙至國都則書伐我亦是若公羊注以為諱圍者非是
案是時魯政雖陵無以為國然觀左氏所記盡忠死難之士皇多有
之此所以為禮義之國歟公山不狃以叛亡之人而
貶心尚能如此賢於人遠矣孔子之欲往宦也魚夫

夏齊人取讎及闚

作僂

齊悼公

齊悼公之來也鮑侯通焉女言其情

二千九百一十九

春秋會通卷二十四

十三

通志堂方不堂

弗致與也齊侯怒齊餽
牧帥師伐我取讎及闚
為齊所怒
惡內也
注宣九年傳曰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是為
而賂之
案此條書法與取濟西田同程氏胡氏謝氏
皆主公穀其左氏為季姬之說諸家不從

歸邾子益于邾

齊侯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
無道吳子使大字子餘計之囚諸棧臺稱之以
棘使諸大夫奉
大子革以為政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齊人歸讎

及闚

齊

秋及齊平臧實如齊復盟齊閻丘明來蒞盟且逆季姬以歸
冬齊人歸讎及闚季姬廢故也注不言來命歸之無官使也

齊

若從齊來與歸我濟西田同文歸濟西書我者以其未絕干我
實絕干我也

齊

亦還其路
胡氏 案左氏邾子益齊出也魯以
益來則齊人取讎及闚又如

吳請師而怒猶未息也以此見國君造惡不侵其封境不自安矣曰以取者逆詞也曰
歸者順詞也去逆效順息爭休兵齊無取地之罪魯無失地之辱以此見

遷善之便改過之大而春秋不諱入邾以邾子張氏程子曰不云我田既益來者以明歸益于邾之能掩其前惡而美之也張氏歸邾子亦歸其田非以爲惠也

案此條不書我程子得之其說與前條觀愛遺惠之意相發明下書來者彼此悔過非若夾谷之心悅誠服也其左氏季姬嬖及公羊注疏未絕已絕之義皆無据不可取○**釋書**田邑止此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

雍丘左氏鄭武子賸之發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墨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

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邾張與鄭羅歸晉趙鞅卜救鄭不吉史趙曰鄭方有罪不可救也乃止注賸即罕達

取之何易也其穀梁取易辭也以師張氏許氏曰春秋之卒日尋干易奈何許之也穀梁而易取鄭病矣張氏詐力相傾奇變滋起於

是始志取人之師甚其誦惡其盡也鄭以不義深入敵境而圍其邑比固喪師之道也

案胡氏例左氏例覆而敗曰取悉虜而俘之曰取觀左氏所載使有能者無死而止以二人歸則殺人多矣春秋之末特書取師者二謝氏所謂著其禍之大者是也自定十五年老丘之役以來宋鄭結怨久矣故皇瑗悉力取雍丘之師罕達悉力取盟之師蓋不勝忿志

七百卅八
春秋公傳卷三十四
通志堂
方尔英

至於此也長平之坑所由來漸矣此當與隱十年鄭莊取三國之師同看

夏楚人伐陳左氏陳即吳故也

案六年吳伐陳楚昭救之卒于城父不克而還則陳之即吳惟強是從而已昭王之卒楚處君臣不念陳之有德於楚也而亟伐之此春秋所以救丁吳也歟

秋宋公伐鄭左氏注報雍丘

冬十月

附錄左氏是年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公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秋吳城邾溝通江

淮冬吳子使來傲師伐齊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左氏邾隱公來奔齊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左氏公會吳子邾子

師于鄭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擊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注以疾赴故不書弒胡氏春秋

不著齊人弑君之罪而以卒書者亦猶鄭伯髡頑弑而書卒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魯人入邾以其君來罪也齊侯爲是取譴及闞如吳請師討之也魯人悔懼歸益于邾是知其罪而能改也齊侯爲是歸譴及闞又辭師于吳是變之正也夫變之正者禮義之所在中國之君也吳人欲遂前言而背違正理狄道也齊之臣子不能將順上及其君此天下之大變常理之所無也故沒其見弑之禍而以卒書所謂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而存

張氏 許氏曰人事之變有幸不幸而天理之意微妙矣 春秋之義裁成天地見正命焉

夏宋人伐鄭○晉趙鞅帥師侵齊 **左氏** 晉趙鞅帥師伐齊取犂及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案 傳書伐而經書侵者垂吳之亂伐齊之喪無名甚矣

五月公至自伐齊

案 哀公編書公會吳者五獨此役與黃池書至蓋聖人擇其危甚者而書之也

附錄 是年秋吳子使來復敵師將伐齊

葬齊悼公○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八百五十五

案 彊刺躓之黨今歸于衛必從輒而棄 春秋會邲卷之十四 十五 通志堂 邵吉士

薛伯夷卒秋葬薛惠公○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

陳

左氏 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季子不

不以名 **案** 救陳欲以備中國故不進 **胡氏** 春秋惡首亂善解紛自誅亂臣討賊子

之外尺書救者未有不善之救在王室則罪諸侯子矣救衛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距處父救江是也救在夷狄則罪中國楚公子貞救鄭狄救齊吳救陳是也吳雖蠻夷之國來會于戚則進而書人矣使札來聘又進而書子矣救而果若晉爲獨以號舉而不進之也其以號舉而不進之

者深若楚葬而傷中國之喪也陳者有虞之後嘗爲楚滅而僅存耳今人無故與師肆行侵伐而列國諸侯候其暴橫不能脩方伯連帥之職而吳能救之故獨以號舉深若楚葬而傷中國之喪也子欲居九夷乘桴

浮于海而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其書吳救陳之意乎 **陳氏**

但書吳不以救陳錄季子也吳救陳諸夏幾於亡矣春秋所甚懼也書吳而已詎不在季子也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左氏**

齊爲鄭故國書高無不 師師伐我及清齊地季 孫謂其宰毋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 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巨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

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君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之處材而重甲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大夫也退而蒐粟主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邠洩爲右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子就任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于也請三刻而論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確陳莊洪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餘人不能師殲孔子齊人過冉有請從之季孫弗許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殲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諸侯來伐無有不書四鄙者今齊師及清涉泗非有城下之盟可也

胡氏 諸侯來伐無有不書四鄙者今齊師及清涉泗非有城下之盟可也 諱之辱亦書伐我何也備說復于高宗曰惟甲冑起或惟干戈也 厥躬者自反之謂也自反而縮則爲壯自反而不縮則爲老壯在曲直曲直自戕而不擊乎人者也柳子齊之甥魯嘗入邾以其君來齊人爲是取謹及闞請師于吳曲在我也及歸邾益而齊人歸謹及闞又辭吳師直在齊矣魯人何名會吳伐之也故春秋之記斯師特曰伐我者欲省致師之由而躬自厚

張氏 劉氏曰不言四鄙者受之也 春秋會通卷三十四 十六 通志堂 邵吉士

夏陳轅頗出奔鄭 轅公 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 其族轅阻進稻禮梁類 暇紳焉喜曰何其 給也曰器成而具曰何不五諫曰懼先行 刻下託公以營私者之戒也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 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左 于贏中軍從王胥門伐齊五月克博至 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不將上軍宗樓將下軍將戰 齊公孫夏命其徒歌虞頌陳子行命其徒具舍王乘報書曰三戰必死於 此三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焉 車八百乘甲首三十以獻于大公使大史固歸國書公孫夏問戰于陳書東報書 車八百乘甲首三十以獻于大公使大史固歸國書之元真之新篋製之以 亥鍾加組帶焉實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哀何以使下國秋季孫命脩 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 日矣 遂 公與伐而不與戰 魯與伐而不與戰

能全民兵嚴守備屈之以義而勿與交鋒則齊可以坐困強吳而却之矣今乃以伐魯方歸之罷兵未息肩未解甲而快志於一朝之忿師敗身復爲國大殃故艾陵之戰以國書主之者深罪之也謝氏之

說是矣何氏以為不予夷狄主中國者恐非也春秋書戰書獲止此齊魯交兵亦止此

秋七月辛酉滕子虔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真於嬖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之於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一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姑疾即齊也遺疾弟也孔姑孔文子之女疾之妻

附錄

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詩於仲尼仲尼曰文子之將攻也退命駕而行文子遽止之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魯人李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是年冉求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年六十八矣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弟子蓋三千焉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季孫欲以田賦卒冉有訪諸仲尼仲尼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舉其中敘從其薄如是則立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及將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春用田賦注田賦之法因貢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

子五子春秋會通卷三十四 十七 通志堂 方刻英

頭各欲別其田及家財一井之田賦者敘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謂

若今漢家敘民錢以田為率矣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賦之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家公外慕強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過敘古者公田什一何有若對曰豈微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

之何其微也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不足古者公田什一助而不稅魯自宣公初稅畝後世遂以為常而不復矣至是二猶不足故又以田賦也夫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今用田賦軍旅之征非矣田以出粟為一而足食賦以出軍為五而足兵周制宅不

毛者有里布無賦事者征夫家漆林之稅二十而五則強力薄征當以農民為急而增賦竭作不使末業者獨幸免也今二猶不足而用田賦是重困農民而削其本何以為國書曰用田賦用者不宜用也近世議強商以之征達於時政者欲先省國用首寬農民後及商賈知春秋織田賦之意矣

注里廬也謂商陳氏以丘賦一乘為未足又以田賦之也故曰敘從其薄賈所居之區域陳氏以丘亦足矣田賦之也者家一人也家一人管子內政之法也諸侯之益兵自齊始晉次之春秋之季魯亦行之矣是故作丘甲用田賦不書初

頭田賦之說杜氏以為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穀梁同之然杜氏於作丘甲條內曰今魯使丘出甸賦是一丘十六井已出馬四匹牛十二頭矣安得復以為出馬一匹牛三頭乎此

其前後自相戾也況家財有無難均何得別之賈氏以爲一井之田而欲出十六井之賦蓋以爲并出丘賦也夫一井八家而使出一馬三牛之賦可乎故胡氏獨用國語國語載孔子對冉有之言曰先王制土稽田以力而砥其速邇賦里以力而出則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征之無任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糶禾六百四十斛秉芻二百四十斗每米十六斗不過是也先王以爲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大率以爲田主出粟而賦則取於商賈之里廛今魯以商賈所當出之賦而今農民出之則非古人重本抑末之意矣呂氏亦曰古者田出粟里出賦粟之二家說爲長蓋收區域之征以備馬牛車乘若漢家收田賦粟以補車馬亦其遺意也緣此賦止里廛出而今賦於田上故幾之耳然則司馬法所謂甸出一乘者其止出一乘之人數觀春秋傳所載多臨事而始授以甲授以車則知馬牛車乘決非丘甸所出也何氏說近之陳氏非是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小 其曰孟子云者諱取同姓也昭公不謹於禮欲結好強吳以去君 三家之權忍取同姓以混男女之別不命於天子以弼其配不見於廟不書於策以廢其常典禮廢不喪矣其夫國也宜故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子曰知禮子退指巫馬期而進之曰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書言孟子卒雖曰爲君隱而實亦不可掩矣

二十·六十五

春秋會通卷二十四

十八

通志堂

方引英

公會吳于橐臯

在淮南吳地

左氏

公會吳于橐臯吳子使大宰平詁請

信也故公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妥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可尋也可莫也乃不尋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

廣陵吳地

左氏

吳微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

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公矣雖無道猶足以惠衛往也長木之斃楚無不標也國徇之喪無不殫也而況大國乎衛侯會吳于鄆公及衛侯宋皇瑗盟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貞曰夫一國侯之會事一軍矣侯伯致禮地士歸餼以相辭也今吳大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孟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言語及衛故大宰歸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勞君懼故將止之子貞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或欲或不欲曰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營黨而崇讎也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或者難

以霸乎詁說乃舍衛侯

宋向巢帥師伐鄭

左氏

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

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爲之城邑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

自皇瑗取鄭師之後書宋公宋人伐鄭者再宋兵亦可以釋怨矣而向巢之師復起是必欲殺平元之族而後已也全師覆沒亦蹈前

日鄭人之覆轍佳兵
不祥其事好還信哉

冬十有二月螽

十二月螽仲尼曰火伏而後螻者畢今火猶西
流司歷過也注是歲失不置閏十二月即今九

月九月初尚
溫故有各錄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

宋向魍敕
其師鄭子

騰使徇曰得桓雖者有賞魍逃歸遂取
宋師于岳獲成讎郟延以六邑爲虛

夏許男成卒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黃池音地
會

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六月越子伐吳時無餘諷陽先及鄭吳大
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
旗也不可以見離而弗殺也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獲時無餘諷陽越子
至復戰大敗夫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吳吳人告敗于王
王惡其聞也自到七人於幕下秋七月辛丑盟吳晉先吳人曰於周室
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盱矣大事未成二臣
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及曰肉食者
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
人夫差欲霸中國尊天子自去其稱號而稱子以告令諸侯
故使承而書之平公不書尊之不與會盟不書言恥之故不錄

行五去

春秋會通卷二十四

十九

通志堂
陶善

以稱子吳王會也吳主會則曷爲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
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爲以會兩伯之辭言
之重吳也曷爲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注疏首止言及齊
侯齊侯主會則知此言及吳子吳子主會明矣吳強而無道敗齊臨菑乘
勝大會中國齊晉前驅魯衛滕乘滕薛俠較而趨以諸夏冠帶之國反背
天子而事夷狄取甚不可忍言故深爲諱詞使若吳大以禮義會天下諸
侯以尊事天子子故進稱子也兩伯者晉序上者主會文也吳言及者亦人
往爲主之文也方不與夷狄主中國而又事實當見不可醉乎故張兩伯
詞先晉及吳子使若晉主會爲伯吳亦主會爲伯也重吳者以晉大國尚
猶汲汲於吳則先諸侯莫敢不至也其書諸侯者爲微詞使若天下盡會
之而晉侯蒙浴會會者惡與齊相會不與遠明近此但舉大以明小者非
會天子子故不得褒爲遠夷皆至之詞也主書者惡諸侯君事夷狄也

設

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欲因魯之
禮因晉之權而請冠帶而龍其藉于戒周以尊天子吳進矣吳進矣

之大國也累東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吳能爲之則不臣乎吳進矣
王尊稱也子甲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諸侯以尊天子吳王吳進矣
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胡氏黃池地其言及者會兩伯之辭也春秋
大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

者春秋四表雖大皆曰子吳僭王矣其稱子正名也以會兩伯之辭而言及
也春吳則拂經而失序列書則混實而傳疑特書曰以順天地之經者盟
會之實又以見夷狄之強而抑其橫也定公以來晉失伯業不王夏盟大
差暴橫勢傾上國自稱周室於己爲長蓋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伯父也

而黃池之會聖人書法如此訓後世治中國衛四夷之道也

附錄

外傳

吳王夫差既勝齊殺申胥乃起師北征闕為深溝通於商

命范蠡率師沿海沂淮以結吳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於黃池越王句踐乃蘇徙其大舟吳晉爭長未成邊遠乃至以越亂告吳吳入其郭焚其姑謀曰今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雉曰二者莫利無會而歸越聞章矣齊宋徐夷將夾溝而虜我我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必會而先之今日必挑戰以廣民士夜中乃厲服兵擐甲繫馬舌出火竈陳士卒百人以為徽行萬人以為方陳王親秉鉞中陳而立帶甲三萬以勢攻雞鳴乃定既陳去晉軍一里昧明王乃秉袍親鼓之軍皆譁晉師大駭不出周越錄而造於敵邑之軍壘敢請亂故吳王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姬姓之振也從遠來生孤日夜相繼匍匐就君今非王室不安乎是憂億負晉眾庶不式戎狄焚秦將不長弟以力征一兄弟之國孤欲守先君之班爵進則不敢退則不可今日薄矣恐事之不集以諸侯笑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董褐還致命乃告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將毒不可與戰之其許之先然而不可徒許之也鞅乃令董褐復命曰曩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請貞於陽卜收文武之諸侯孤以下密邇於天子無所逃臯訊讓日至曰昔吳

二千五

春秋會通卷二十四

二十

通志堂

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公伯父有蠻荆之虞禮世不續用命孤禮佐周公以見我二兄弟之國以休君憂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于天子君有短垣而自墮之況蠻荆則何有於周室夫命主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政辭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單天子以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

長弟許諾吳王許諾乃退款幕而會吳公先敵晉侯亞之
案此會左氏先晉國語先吳許氏曰此二國史籍之異也顧自宋之盟晉已為楚所先陵夷至黃池之會豈能復與吳爭國語信也要之此條先晉之說當主公羊對吳之說當主穀梁書及之說公羊胡氏皆得之其事實則國語為詳但國語所載尊周室之說蓋二國使此以相勝耳豈真能奉王命哉
案國語載夫差既退于黃池使王孫苟告勞于周周王答曰苟伯父女來明紹享余一人若余嘉之伯父曰勳力同德伯父若能然余一人兼受而介福伯父多歷年以沒元身伯父秉德已侈大哉觀此則夫差假尊周以自夸大可知矣
案以自夸大可知至蒙泉凡七書會吳至此乃特書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案哀公十七年楚子西之子公孫朝滅陳

於越入吳

胡氏

吳自伯舉以來憑陵中國黃池之會遂主夏盟可謂強矣而春秋繼書於越入吳所謂因事屬詞詎或後世而見

深切著明之義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彼其心，深其器，其事好還。夫以力勝人者，亦以力勝之矣。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吳侵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楚滅之，楚又不監而秦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老氏曾于其言，豈欺也哉。春秋初書於越，入吳於柏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於黃池，之後再書，因事屬詞，垂戒後世，不待貶絕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而可廢乎。

附錄

吳氏

吳將伐齊，越子帥其眾以朝焉。王及列士皆負饋路矣。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秦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弗聽。使於齊，歸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反役，王問之，使賜之屬鏹，以死國語。員將死曰：「吾目於東門以見越之。」吳也。王取申胥之尸，盛以鴟夷而投之於江。京十六年，越滅吳。

秋公至自會

案春秋書會公至自會止此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公羊無曼字

公羊

此魏曼多也。曷為謂之魏多，譏之也。名二名非禮也。

案公羊說與定六年仲孫忌同其說非是。○**案**晉事止於此。李氏曰：讀隱之春秋而知王澤之竭也。讀昭定哀之春秋而知伯烈之壞也。

春秋會通卷二十四

二十一

通志堂

二十

也。晉伯復盛於悼公，浸衰於平昭而遂廢於頃定。夫晉以奕世九君之業，豈無積累之功者在中，夏至頃定一壞而不可復，故嗚呼廢興存亡未有無故而然者也。千尋之木，物能蠹之，必其中先腐壞，戕蝕而後蠹生焉。嘗原晉事之顛末而察其所由失矣。或曰：晉之微也，大變在夷狄有楚弗攘，有吳弗抑，強並立，伯權遂弱，自召陵師十八國之眾不能振旅，至于弋蠻之執晉俛焉北，而事楚以京師之禮。自吳滅巢，滅陳，伐齊，晉不能誰何，迄乎黃池之會，吳嚙狄操，伯之令而下，以列國命。晉春秋由是絕筆焉。則晉之失伯實夷狄之張也。曰：中國苟合夷狄，豈能間乎其端。在諸侯之先貳，當時以齊景衛靈宋公之君，其國皆強勁，力周旋，何畏於吳楚。今也齊景公抑孫代與，和夫夫坐而失會，執宋仲築，築初鞏而失宋，涉佗成何，語衛而失衛，荀寅辭蔡而失蔡，假羽旄於鄭而失鄭，是以齊得以盡取諸侯。鄭則與齊盟于鹹，會于安甫矣。衛則與齊盟于沙次，于五氏矣。魯則與齊會于牽，宋則與齊會于洮矣。終而齊侯僑，侯且伐晉矣。則晉之失伯乃諸侯之離也。曰：晉國苟治，諸侯安得是首乎。其原在大夫之先叛，使六卿諸臣如先大夫之肅，皆盡忠以輔公，何夏乎。齊魯今也強，晉多門，各求封殖而削弱之，禍獨歸宗國。自趙鞅奪衛，直五百家，動晉陽甲自韓不信，欽宋命，御不顧隸土之盟，自魏奪南面，直政教，致位以命，大事而趙籍魏斯韓虔為諸侯之萌，已成矣。則晉之失伯乃大夫之釐也。曰：晉之禮義素明，則大夫豈得擅乎。利勝而義微，此上下之所以不奪不廢也。池缺請冠而魯使蒙執趙鞅受楊楯而宋卿

賈禍邯鄲爭貢而三卿亂國或取季孫之賄而昭公弗納或求蔡侯之貨而伐楚之師無出或索十年而吳人藉爲口實子于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晉伯之衰是誰咎歟此春秋所以謹義利之所察天理人欲之分正君臣上下之位而示後世以防微杜漸及不澄源之道也頃公自昭三十一年即位至是凡三十一年至哀公二十年卒

葬許元公○九月冬蝻○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左氏

平且衆星昏沒而孛

左氏

孛者何甚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

於此且見與日爭明諸侯伐主典法滅絕之象

徵也詳見昭十七年

盜殺陳夏區夫

區公作疆

十有二月蝻

張氏

呂氏曰此年九月

比年十二月蝻陰陽錯亂之甚當世君臣亦可以自省矣許氏曰自周田賦而比年三書蝻災實殘無已之應也蝻每在十二月傳以爲司歷之過田歷不時不葺之敵莫春秋書魯人車至用田賦書魯天災至於二年三蝻則見其民力已窮天命已去君了之心於魯已矣故春秋以大斂之顛終也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左氏

春西狩于大野故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

二千六十三

春秋會通卷之二十四

二十二

通志堂

上之

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脩中典之敘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作固所以爲終也久猶曰狩蓋虞人脩常職故不書狩者大野在魯西故曰西狩之獸也然則獸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易爲以符言之大有也

爲爲大之爲復麟大之也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麋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及袂拭面涕洟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予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遠聞也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六

禮麟之來也應於三義一爲周亡之徵即傳云記異也見也二爲漢興之瑞即傳云孰爲來也三則見孔子將沒之徵即傳云記異也

曰吾道窮矣是也不言爲漢復之者微詞也備者人道湮王道備欲見撥亂功成猶堯舜之隆鳳凰來儀故麟於周爲

胡氏

其理一也易曰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氣

天之動志也有見乎此者則曰文成而麟至無見乎此者以爲妖妄而近誣周南關雎之化王者之風而麟之趾關雎之應也召南鵲巢之德先公之教而鵲巢之應也世衰道微暴行文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

之天子為是作春秋明王道正人倫氣志天人交相應之際深矣制作文成而麟至宜矣商王恭默思道帝賚良師得於傅巖周公欲以身代其兄植璧秉珪而武王疾愈啓金縢之策天乃反風出罪己之言榮感退舍至於勇夫志士精誠所格上致日星之應召物產之祥蓋有之矣況聖人之心感物而動見於行事以遺天下與來世哉諸節

九秦鳳義子廷魯史成經麟出千野亦常理爾

詩釋文麟麋身牛尾馬足一角角端有肉毛蟲之長也不踐生草不履生蟲晉中鐘呂行中規矩王者至仁則出感麟而作春秋之說杜氏何氏程氏謝氏呂氏張氏諸家多同絕筆獲麟之說諸家皆不過以為所感而起因為終而何氏獨以為春秋之成文致太平紀言太平而瑞應至故就以麟終焉此其異也文成致麟之說本於范氏而胡氏因之其意直以為孔子自衛反魯即脩春秋經成道備嘉瑞應焉而以天道終之此以關雎之應而能事畢矣蓋亦由於何得之遺意也朱子曰胡安國謂絕筆於獲麟為志壹則動氣重更說得也甚好但以某觀之生出一物事為人所樂多少不好是亦一微兆也由朱子之言推之則麟固為文成之瑞亦為道衰之兆矣然孟子一治一亂章以孔子作春秋當世道之一治則何氏范氏之說亦必有所傳而胡氏信之誠有見也陸氏亦以獲麟入慶瑞例

附錄

終篇

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為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

義

未知其為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

義

備義始於隱公道終於

九百六

春秋會通卷二十七

二十三

通志堂

獲麟

詩以正情書以制事禮以成行樂以養和易以明變垂教亦備矣則曷為作春秋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

深切著明也知我者其惟春秋乎何以約乎魯品二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夏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我欲觀周道幽厲傷之舍魯何適矣何以始乎隱公三綱淪九法斲天下無復有王也何以絕筆於獲麟其以天道終乎隱公之於天道命也有性焉君子不緣建諸天地而不恃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其於格物修身齊家治國施諸天下無所未而不得亦無所廢而不當何莫學夫春秋故君子誠有樂乎之也由仲尼至於孟子千有餘歲若顏曾則見而知之若孟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于千有餘歲若顏曾則未亡其出於人心者猶在蓋有不得已焉耳則亦有不得已焉耳矣

春秋諸傳會通卷第二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